

陳瘦竹著

奇女行
陳瘦竹

商務印書館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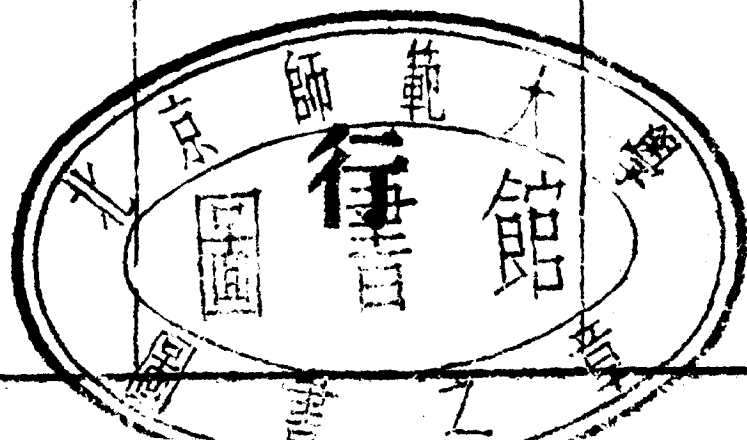


陳瘦行著

奇

女

商務印書館印行



目次

一	奇女行	一
二	小賤人	五一
三	生日禮	七一
四	師道	八五
五	囤積	一〇一

奇女行

一 奇女行

秋天早晨，太陽從蔚藍幽遠的空中放出金光，鄉間景物益發現得清麗明淨，動人游興。山坡上一所新建的某機關女職員宿舍大門口，走出一位年輕女子，引着一個男孩，到那旁邊的一座竹林裏去。那位女子看上去彷彿只有二十歲光景，身材苗條，淺藍色單袍上面罩着淡灰色佛蘭絨短外套，底下露出一節白淨豐滿的小腿，鵝蛋臉兒，不施脂粉，白裏透出紅來，高鼻上面橫着一對稍微凹進去的大眼睛，那晶清靈活的眼珠子，有時隱藏在細長的睫毛裏面，鬢髻淨雲層中一點星光，深遠神祕，有時睜開大眼，定睛凝視，又如黑夜叢林中一片閃爍的溪水，令人迷惑徬徨。她走到竹林前面，立定下來，機警靈敏，舉目四顧，低聲問那六歲光景的男孩道：

「青兒，你的媽媽呢？」

「媽媽死了。」男孩像背書似的回答。

「你的爸爸呢？」

『爸爸沒有消息。』

『你叫我什麼？』

『四姑。』

『青兒，好孩子，』那位女子悽然一笑，撫他的頭，給他扯直置在白襯衫上面的毛繩背心，扣好皮鞋帶子。『不要忘了，記住四姑的話。今天星期日，儘你頑吧，可不要走得太遠，萬一碰到警報，倒叫你四姑急死。記住四姑的話！記住沒有？』她那嚴厲的問。

『記住了，四姑。』男孩聳着肩膀，眨着眼睛。

『我的好孩子，回頭我帶東西給你吃。』她微笑着拍他的肩膀，但笑容轉瞬即逝，現出沉思的神情，不覺嘆了口氣。

『嘿，你們姑姪兩個在這裏談什麼機密話！』

那位女子冷不防聽着這聲音，鬚鬚吃了一驚，連忙側過頭去，看見一位年約三十五歲，身穿半舊嗶嘰夾袍的，提着手杖，神情瀟灑，向她走來。她便走上一大步，笑道：

『可惜遲來一步，孫先生，我們的機密話早說過了。』

『噢？』孫先生邊走邊說：『柳青，你四姑跟你說了些什麼話？』

『青兒，你怎麼不叫人呢？』那位女子順手將柳青往前一推，柳青便像斷了鎖練的小猴子一般，叫了一聲孫先生，上前將孫先生的手杖搶下亂使。那位女子繼續道：『你不知道，這個』

孩子添我多少麻煩。我既是看在亡嫂和家兄份上，帶他逃難出來，當然不得不好生照料他教養他，可是，說實話，有時候我真怕麻煩。稍微有點空工夫，就得給他梳梳洗洗，補補縫縫，寒暖飲食，甚至讀書寫字，那一件事不要我操心！今天一大清早起，直忙到現在，才得抽空帶他走到這裏來呼吸一口新鮮空氣。而且出來散步，還得隨時隨地教訓他開導他呢。」

「柳小姐，你真是一個好母親哪！」孫先生微笑，讚嘆着說。

「青兒你去玩你的吧，把手杖還給孫先生。」柳小姐望着柳青歡躍亂跳的跑走以後，忽然正言色的問孫先生道：「明哲，你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柳小姐。」孫明哲望了她一眼，稍覺有點不安，連忙避開她的目光，想了一下，說：「你真偉大，真有犧牲的精神！」一位年輕小姐，竟能這樣真心照料她的姪子，將來一定是一位好母親。」

柳小姐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道：

「你什麼時候從褚宗經那位書獃子嘴裏學會了這一套廢話來？」

「廢話！這倒不止是褚宗經一個人，就是我們全機關的同事，都這樣恭維你讚美你呢。」
孫明哲走近一步，搖頭擺腦的說。

「誰希罕這種恭維讚美！我自己還是一個孩子呢！需別人照料，可是爲了青兒，不得不充作大人，這種苦處真是有口難說，結果反而成了別人的談笑資料。」她旋過身子，右手握着一

根竹子，欠身倚在上面。

「這從那裏說起，這從那裏說起！」孫明哲無目的地移動脚步，表示忙亂無所措。「今天我運氣不好，一清早原想跑來給柳鶯小姐請安，偏巧碰上柳鶯小姐心緒欠佳，不知是我得罪了她，還是求愛的信接得太多了惹她厭煩，所以把我的好話都當作壞話。得了，得了，我們不談起這個。」孫明哲走到柳鶯對面，彎了彎腰，陪笑問道：「柳鶯小姐，你昨天晚上可睡得好呀？你這長頭髮抄上燙着捲兒，右邊打着大紅結子，真好看，真美！你這身打扮，真淡雅，真別致！這好天氣，如果你不討厭我的話，或者沒有別的約會的話，讓我陪你出去散散步解解悶，好嗎？」

「不等孫明哲說完，柳鶯早已撲嗤一聲笑了，斜着眼睛飄他一下，不聲不響，順着竹林前面一條下坡去的石板路先自走去，孫明哲便亦提着手杖，悠然隨行。」

長江沿岸地面，大都崗巒起伏，高低不平。而四川鄉間，雖在秋天，却無蕭殺景象。野草尚未枯黃，間或雜有瘦小花朵，新麥從肥沃鬆散的土壤中吐出嫩芽，割剩下來的稻樁從水田裏長出綠色針苗，黃梅樹的濃蔭，橘樹的深綠，竹林的青翠，彷彿江南夏天一般。他們順着石板路向坡下走了一段，孫明哲忽向柳鶯道：

「我給你介紹一個朋友好不好？」

「唔？」柳鶯將頭偏在一邊，要笑不笑的打量着他。

「這當然不是柳小姐想交結別人做朋友，而是別人想求柳小姐做朋友。」

「就是那位書獃子褚宗經先生嗎？」

「你怎麼猜到是他？」孫明哲很覺奇怪。

「自從我們這機關打重慶搬到這裏來之後，我彷彿覺得他的神氣有些古怪。」

「對你嗎？」

「也許是我神經過敏，反正我看到他那付神氣，忍不住就要笑。」柳鶯掏出手帕，手掩住嘴。

「那決不會是你神經過敏，倒是男同事對你的一顰一笑才會覺得神經過敏呢。不過我們覺得褚宗經向來循規蹈矩，中正和平，一點都看不出有什麼古怪的神氣，他在背後讚美你，倒是出於真心。」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剛搬這裏來不久。我進這個機關，一共只有四個月光景，那裏認得清這許多同事？那次我正從辦公室回到宿舍裏去，看見一位四方臉，大鼻子，小眼睛，短頭髮，身穿藍布大褂……」

「那正是我們的道學夫子褚宗經先生。哼，怎麼呢？」

「我看見他在逗青兒頑。你想，青兒活潑得像一隻小猴子，手脚亂動，一刻工夫都不停；而這位褚先生呢，大約因為平時過於用功，四肢少有活動，手脚直僵僵的像四根木棍一樣，然

而偏要跟着青兒做猴子戲，豈不可笑。那時我雖知道他是同事，可不知他的姓名，所以走過去時，沒有招呼他。那知他見了我，彷彿倒覺難爲情起來，像是頑皮小學生見了老師一般，站着果若木雞，小眼睛亂動，四方臉漲得通紅，弄得我也不好意思，轉身就走，回到宿舍裏暗自好笑。」

「噢，真想不到褚先生會有這付神氣！」孫明哲說着不禁微笑。

「還有一次，」柳鶯正說間，忽然看見前面路上缺了一塊石板，不很好走，便收住脚步，向孫明哲望了一眼。孫明哲會意，伸出手來扶她跳了過去。她裝出很纖弱的樣子，微喘着氣，繼續說道：「還有一次，午後上班以前，我一個人正在閱報室裏看報，彷彿覺得有個人進來站在我的對面。我抬頭一望，原來就是褚宗經先生，他手裏拿着報，眼睛却看着我。他當時張了嘴，像要跟我說話，可是我又繼續看報去了，他的話也沒有說出來。從此我彷彿覺得他的神情益發不安，他一會兒翻這張報，一會兒翻那張報，像是失魂落魄一般。後來我看完報走出來，聽得後面有脚步聲，回頭一看，又是褚先生。」

「唔！」孫明哲聽得出神，不覺搶着感嘆一聲。

「又是他，單憑那穿藍布大褂，我就認識他。他隔着我本有一丈多遠，看見我回頭，便追上來，漲紅了臉，結結巴巴的叫了我一聲「柳小姐」，我就向他點了一下頭。他很恭敬的站着，右手扯着左手袖管，楞了半天，又說，「你覺得古往今來，像你這樣一位賢淑的奇女子……」

正說間，忽聽得搖上班鈴，他一驚，話就斷了，轉身退回去，我也轉頭向前走。但等我走了幾步再轉頭看他時，他正彎着身子用手在打自己的頭呢。我真不懂他是什麼意思！」柳鶯微笑搖頭。

「你看到過他那首詩了嗎？」孫明哲問。

柳鶯恰好抬頭，望見路旁土墩上野草叢中有一串細小的紅菓，非常可愛，便跳腳拍手向孫明哲叫道：「我要，我要，你看，多可愛！」

那土墩離地面有五六尺高，很陡，除非繞路不容易爬上去。孫明哲先用手杖撐着想爬上去，可是土鬆，脚踩上去泥塊就簌簌的往下落。孫明哲只得退下來，柳鶯輕輕嘆了口氣，說道：「算了，算了，我不要了。可是那紅菓真可愛，又紅又圓真像寶石一樣。」孫明哲聽着，索性丟下手杖，撩起夾袍，雙手把着土墩，縱身向上，雙脚亂蹬，泥塊像坍牆似的落下來，嚇得柳鶯大叫「明哲，你下來，怕死我了，捧了交可怎麼好！」孫明哲好不容易爬了上去，臉紅氣喘的說：「笑話，怎麼會捧交，捧下來也不要緊。」說着，他已摘下那一串紅菓，乘勢跳將下來，雙手捧着獻給柳鶯。柳鶯接了紅菓，連口讚道：「紅得真可愛，真像寶石一樣，你看呀，明哲。」孫明哲假意點頭，沒有細看，急忙掏出手帕來擦去手上的泥灰，要看是否擦破了皮。

「怎麼，擦破了！」柳鶯將孫明哲手的拉過來看。

孫明哲順手將她的手緊緊握着，笑道：

「爲着柳鶯小姐神魂顛倒，飲食無味，整夜失眠，甚至準備自殺的人還有呢。即使我這手上擦破了皮，又算得什麼！」

「你這個缺德鬼！」柳鶯將手抽回，側過臉去。

「我決不是說笑話，」孫明哲檢起手杖。「我說的是馮晚成。」

「他嗎？」柳鶯冷笑一聲。「三十多歲人了，比青兒高不多少，披着長頭髮，整年穿着那套破西裝，看見人總是咬牙咧嘴，眯着眼睛，扭來擺去，全身就像沒有一根骨頭似的，真叫人嘔心。」她一邊走着，一邊回頭問道：「呃，剛才你說褚宗經有首什麼詩呀？」

「哦，你還沒有看見？一首五言古詩，題名「奇女行」，典雅之至，專爲歌頌你而作。」

「歌頌我？這才怪呢，難道我就算得是一個奇女子嗎？」

「一點不錯。他認爲像你這樣一位弱女子，竟能在危急患難之中帶着姪子同逃到後方，其賢淑，其貞烈，實屬古今無比，所以非表揚不可。」

「這樣說，」柳鶯立定下來，皺着眉毛說：「他打算發表嗎？你看見過詩裏面有我和青兒的姓名沒有？這真是無聊，人家的私事，要他來咬文嚼字幹什麼。明哲，一定是你做的好事，要不然，他怎麼會知道我的底細。」

「人家還求之不得呢，我不懂你為什麼要這樣着急。難道這裏面還有什麼假的嗎？」孫明哲說着，看見柳鶯當真着急起來，甚至快要生氣，便道：「你放心好了，他是專爲了你才做這首詩的，決不發表。再說，你和柳青的姓名在詩裏面都改過了。」

「這還像話。」柳鶯鬆了一口氣，便又問道：「那首詩裏面說些什麼？都是我講給你聽的那些事嗎？」

「大體上都是事實，其中難免亦有一些誇張之處。你知道，詩和歷史不同；歷史是事實，詩是想像化的事實。」奇女行「開頭就描寫你們的家世……」

「怎麼還是我們呢，你不是說……」柳鶯搶問。

「那詩上面寫的是楊英和姪兒楊清，其實就是你們姑姪倆。」孫明哲連忙解釋。柳鶯點頭。孫明哲便繼續說道：「那首詩開頭描寫楊英的家世。奇女子楊英乃安徽安慶人氏，年方二十，待字閨中，綺年玉貌，人間無雙……」

柳鶯快將手帕掩了口，羞答答的微笑，低聲說道：

「真是的，虧他從那裏學會了這一套。」

「我早說過，這首詩典雅得很呢，好些字句，我都得查了辭源才懂得。這真是一篇精心傑作，他自從認識了你之後，這幾月工夫，除了辦公以外，所有時間，都花在這首詩上面。有時候，甚至在辦公室裏也搖頭擺尾的吟將起來。他說他從來做詩，沒有這次煞費苦心。」

「底下怎麼寫的呢？」

「那楊英的胞兄宦遊他方，胞嫂亡故，家中只有老母和姪子楊清，安閒度日。不幸倭寇來臨，楊英國不甘奴顏婢膝，只得撇下經不起風霜的老母，帶着姪子隨衆鄉人逃到自由世界。其時兵慌馬亂，萬分緊急，既無車舟代步，只得長途跋涉。底下一段描寫姑姪二人徒步苦況，真是慘不忍聞。」孫明哲一邊像說書似的連說帶做，一邊向柳鶯飄着笑眼。而柳鶯則低頭靜聽着，脚步不覺遲緩無力。「你想那一位風吹得倒的美人兒，一向嬌養深閨，如何經得起長途跋涉，飽嘗風霜，飯無定時，宿無定所，以致脚腫起泡長成繭，筋骨支離難爲身。這還不算，此外尚有一個五歲姪子，沿路靠她照料，那姪子不耐飢寒，終日哭泣，走不得路，還要她抱。當時雖有同行伙伴，但是大家自顧不暇，那有餘力幫助別人。那姑姪倆走了二十幾日，才算到了江西九江。滿以爲苦盡甘來，有了生路，豈知在碼頭鵠候三日，仍未上得輪船。九江碼頭上，人山人海，非要同時來一百條船載客去，不會留出空地。倭寇真是可惡，忽來飛機大掃射。那姑姪倆幸虧躲得快，保了性命，可是在混亂中竟與衆鄉人失散。那姑姪倆，真可憐，孤零零，流落九江，擠不上船，進退維谷。奇女子楊英，到此時，絕望之餘，嘗想舉身赴清流，保全貞節。然而爲顧全姪子，不敢尋短見，只得對大江痛哭。……」孫明哲說得正有勁，忽見柳鶯立定脚步，轉身伏在路旁一棵小樹上，雙手掩面而泣，便走過去問道：「你怎麼了，又想起當時的慘狀了嗎？」

「我若不是爲了青兒，我何至於要受那種苦，那種滋味，我一想起就覺得心酸。」柳鶯勉強抬起頭來含淚說。「我相信我那段經驗，是任何人所沒有過的。如果單是我一個人，什麼都不成問題，非但容易擠上船，而且擠不上船還可以跟大家走。可是我還有青兒一個小累贅，他爸爸又不在一起，全靠我一個人！然而憑我一個年青女人有什麼辦法？求這個人不理我，求那個人不睬我，當然咯，那時各逃性命還來不及，誰還有那份好心腸來幫助我們。當時，若不是我靈機一動，想出一個好主意來……」

「什麼好主意？」孫明哲很好奇的問。「我沒有聽你說過呀！」

柳鶯不覺楞了一下，但是馬上苦笑，嘆口氣道：「好主意？那時候除了再去向別人哀求搭救以外，還有什麼好主意？我難道沒有告訴你嗎？後來幸虧有位先生聽說我是帶着姪子逃難出來去尋家兄的，大發慈悲，遇見船來，便一手抱了青兒，一手拚命推開衆人，帶我擠上了船，才算安抵漢口。」

「這個，」孫明哲連忙點頭道：「褚宗經的那首『奇女行』上都寫得有。他描寫那位先生見義勇爲，真是令人肅然起敬。再底下一段，便寫楊英到漢口之後，一面積極參加抗敵工作，一面設法打聽她的胞兄的消息。原來她的胞兄聽得故鄉危急時，特地從福建任所趕回家去，中道相左，兩下失去聯絡。後來武漢緊急，楊英便帶了姪子進川，一面工作，一面教養姪子。」孫明哲說到這裏，忽然笑而不言。

「那首詩就完了？」

「還有一段，」孫明哲仍笑着。「描寫楊英目前的生活。」

「我不聽，」柳鶯臉上不覺一紅，邊走邊說：「那一定是道學先生在大發神經病了。」

「那倒不是。他仍舊在讚美你呢。」

「讚美我？」

「是的，讚美你。那末一段詩，讚美你雖在全機關的男同事拜倒之下，而仍能不改常態，不墮情網，爲柳青而犧牲自己呢！」

「我不聽你胡說，你這個……」柳鶯轉過身來，滿臉嬌嗔，舉起手中一串紅菓想向孫明哲打去。但她忽然臉色一沉，丟下那串紅菓，轉身就往前跑，低聲咕嚕道：「討厭死了！快走，馮晚成在趕上來呢。」

孫明哲急忙回頭，向後一望，便見一個矮小的人，面黃肌瘦，頭戴一頂大呢帽，身穿藏青嘔噁舊西裝，手提一根粗籐杖，一蹦一跳正向他們跑來。孫明哲便先招呼道：

「老馮，你往那裏去？這樣跑法，彷彿後面有人在追上來似的。」

「不到那裏去，今天天氣好，順便出來散散步。」馮晚成跑得氣喘喘的說：「喂，老孫，你慢點走，我有話跟你談。」

孫明哲等馮晚成跑上來，便問他有什麼事。馮晚成雙手撐着那根粗籐杖，彎着身子喘氣，

一邊眯着眼睛望那向前走去的柳鶯，一邊露出牙齒來低聲問道：

『我託你的事情怎麼樣了？她？』說着他向柳鶯努着嘴唇。

『大家都是同事，要介紹個什麼！她很大方，你儘管去跟她說話，她決不會不理你的。』

『她對我的印象怎麼樣？』

『你跟她還沒有說過半句話，她怎樣會對你發生印象！三十多歲人了，怕什麼羞，你快跑上去跟她說話，她不理你，我負責。』

『真的嗎？』馮晚成扭着身子。『我總有點不好意思，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你回宿舍去躺在床上嘆氣好了，這樣子我是不能幫你介紹的。』孫明哲撇開他先走。

馮晚成呆了一會，忽然敲着籐杖，自言自語道：『我知道你不會存心幫我介紹，看我自己找她去。』他便抖擻精神，跑上前去，趕過孫明哲，離柳鶯還有一丈多路，就向她招呼，聲音生硬而顫抖。柳鶯慢慢回過身來，勉強帶笑點頭。馮晚成跑到她的近身，眼睛釘着她望，態度益發不安起來，他的頭一仰一俯，眼睛一睜一閉，嘴一開一合，一會兒摸着領帶，一會兒蹬去皮鞋上的灰塵，好久以後，才低聲訴說道：

『今天無意中遇見柳小姐，真是榮幸之至。』

柳鶯低了頭，摸着短外套上的扣子。

「自從我第一次見了柳小姐的面，我就覺得我的靈魂失去了主宰，可是你太神聖太高貴，使我不敢冒昧……」

柳鶯側轉身去，想走。

「柳小姐，請你聽我說。」馮晚成搶上步，伸出手來。

柳鶯的身子往後一仰，驚惶的眼睛到處尋找孫明哲，而他却故意躲在路旁樹叢後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

「柳小姐，」馮晚成彎着腰說。「請你放心，我決不敢做出任何瀆犯你的事情。你不知道，在我的心上，你是何等神聖，何等純潔！你是天使，你是女神，我日夜向你膜拜……」

「馮先生，」柳鶯很鎮定的說。「我們雖然都是同事，不過一向沒有正式會過，今天還是第一次呢。」

「這點沒有關係。在事實上，我們雖是初次正式會見，但在心靈上，我們會見過不知千百次了。」

「馮先生……」

「不，你聽我說，柳小姐。不但會見過千百次，而且你長在我的心上，我的眼睛裏，我到那裏都想念你，看見你。我數得清你的睫毛，我辨得出你的腳聲。我記得這幾月來你向我看了

多少眼，笑了多少次。我知你對我也像我對你一樣，只是在這個卑鄙虛偽的世界中，生怕高貴純潔的愛情被人誤解，所以只得蘊藏在心靈深處，祕而不宣。」

『馮先生，對不起。』柳鶯回頭就走。

『我求你，柳小姐，聽我說。如果我再不向你宣佈我的愛情，我就要發狂，我就要爲你而死！我死了不要緊，只是這世上就少了一個愛你的人，我求你，我求你。』馮晚成一路帶着哭聲說，一路追上去，突然一把拉住她的手，蹲下身子，雙膝跪在地上。

柳鶯驚叫一聲，孫明哲急從路旁樹叢後跳出，趕上前來。馮晚成聽得後面有腳步聲，全身略一顫動，急忙放開柳鶯的手，跳將起來。孫明哲走到他前面，裝不知道的問他道：

『晚成兄，我們一塊兒散步去吧？』

馮晚成背向着他，像一棵老樹樁似的站在一邊不作聲，孫明哲不再理會，便和柳鶯繼續前進。兩人默然走了一段路，柳鶯忽然笑出聲來。孫明哲回頭看見馮晚成還如小石像一般呆在那裏，便問柳鶯道：

『你很得意嗎？竟有人向你下跪求愛！』

『他那樣子真討人厭，』柳鶯自言自語說。『不過他的話倒怪有趣的。』

『我先跟你說要介紹給你的一位朋友，就是馮晚成。』

『多謝！』

「我當然知道你並不需要這樣一位朋友，但是他一見我的面，就託我甚至求我給他介紹。除了讓他上自我介紹以外，我有什麼辦法呢。」

「憑良心說，他是怪可憐的。」

「如果他親自聽到你這句話，我想，就算是莫大的安慰了。」

他們走到交叉路口，一條通到江邊鎮上，一條通到附近一所小學，便不覺立定下來。孫明哲問柳鶯從那裏走，她想了一下，搖著頭說，倘上鎮去，一定會碰到許多同事，而她又懶得和他們招呼，便走上到小學去的那一條路。

「我真不明白，」柳鶯尋思著說。「像我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麼地方值得大家注意的呢？」

「那多着呢！」孫明哲點頭上下打量著她。「譬如說，第一，大家同情你的處境，敬佩你的情形；第二……」

「大家既然這樣富於同情心，」柳鶯搶著說。「爲什麼對於姜秀貞又不理會了呢？一個寡婦帶着六歲孩子，處境不是比我更困難嗎？爲什麼上回重慶大轟炸以後，機關遷下鄉來的時候，竟沒有人幫她收拾行李，買票上船，而讓她那樣狼狽，顧了孩子就失了行李呢？」

「那是因爲……」孫明哲苦笑着。「說老實話，我們這裏同事當中，真富於同情心的人本來不多，就有幾個富於同情心的人都忙着要去保護柳鶯小姐，像中世紀的騎士一樣，所以顧不

及去照料那寡婦孤兒了！」

柳鶯冷笑。

「姜秀貞彷彿又請假了，那孩子又病了嗎？」

「可不是病了。姜秀貞真可憐，整天守着那孩子，沒有一個人商量，沒有一個人照料。我真佩服她，咬着牙齒吃苦，從來不哼一聲，不說不求男同事幫忙，就是我和楊瑞芬情願代她上鎮去請醫生抓藥，她都不肯。她這樣才算是一個奇女子呢。」

他們繞過上面築有碉堡的山坡，就可望見那所小學。那裏原是一所祠堂，前有荷花池，池邊種着楊柳，角上築有茅亭，亭內擺着石桌石凳，若遇假日或散學以後，倒是一個非常幽靜的所在。

「說起來，楊瑞芬近來跟你怎麼樣？」

「自從上回劉公俠幫我從重慶搬到這裏來之後，楊瑞芬一向對我有點誤會。其實，我跟劉公俠的關係，不過像我跟你一樣，祇是比較相熟的同事罷了。」

「真的嗎？昨天晚上，我又看見你跟劉公俠在那棵大黃桷樹下……」

「明哲，你看那茅亭裏坐的兩個人是誰！今天真是糟糕，到那裏都不清淨，快回去吧。」

孫明哲抬頭看時，只見茅亭裏有兩個都是四十多歲的人。一個坐石凳上，身材高大，上身

穿一件黃色雞皮甲克，頸上打着大紅領結，下身穿一條灰色華達呢西裝袴子，白胖臉兒，頭髮又光又亮。另外一個站在石桌旁邊，身材瘦小，穿了一件醬色嗶嘰夾袍，背弓起，寬大夾袍下襟搖來擺去，彷彿毫無着落，尖臉上架着一付闊邊眼睛。孫明哲看了一眼，便道：

「我們這兩位上司，哼，不知又在打什麼空心主意了。聽說他們都看中了小學裏的一位女教師，所以三天兩趟跑到這裏來，可不巧那位女教師上月到重慶結婚去了。」

柳鶯待要回身，早被那穿夾袍的一位看見，而那穿皮甲克的一位驀地從石凳上跳起身子，向她招手道：

「哈羅，柳小姐，到這裏來請坐呀。呃，密斯忒孫，你也來呀。」

柳鶯向那穿皮甲克的人叫了一聲「秦組長」，又向那穿夾袍的人叫了一聲「沈秘書」，然後扭着身子，彷彿左右爲難的嬌聲說：

「我出來好半天了，青兒一個人在宿舍裏。」

那穿夾袍的沈秘書接着又招呼她，她看望孫明哲，似乎自己毫無主意。孫明哲見機便說他自己回去照料柳青，她向他含情微笑了謝，便走過荷花池到那茅亭裏去。秦沈二人，迎至亭外。柳鶯先向秦組長看了一眼，然後低頭，似很胆怯的說：

「秦組長，我那部份工作，只怕下星期都繳不了卷呢，可怎麼好？」

「那不要緊，沒有關係，你慢慢的做好了。」秦組長對於這個問題，似乎不感興趣，一邊

點上紙煙，一邊含糊回答。他啣着紙煙，雙手插在袴袋裏，來回在亭子裏走着，可是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靠石桌站着的柳鶯。

『柳小姐，』那穿夾袍的沈秘書到柳鶯前面坐下，用手托着闊邊眼睛，聳着肩膀，向她仰着尖削黃瘦的臉，露出不很潔白而且有些蛀壞的牙齒，沒有說話，先從喉嚨管裏發出些空洞的笑聲。『上回我們談的那個問題，你考慮的結果怎麼呀？』

『沈秘書是說我的升學問題嗎？我覺得……』

柳鶯話猶未完，秦組長走過來搶着說：

『我覺得，柳小姐，這個問題根本沒有考慮的必要。像你這樣年輕，這樣聰明，不再升學，真是可惜。』秦組長故意挨近一點打量着她，問道：『你頂多不過二十歲吧？那真是年輕得很呢，何必一定要做工作。』

『爲了我和青兒的生活，沒有辦法呀！』柳鶯低了頭。『如果我再升學，青兒怎麼辦呢？』

『那容易得很。』沈秘書很自信的說。『或者讓他專宿在這小學裏，或者跟我們住在一起，或者你把他送給令兄。』

『對了，最好令兄來將他領去，那你就自由了。』秦組長說。繼續又問道：『令兄有消息嗎？』

『我正在四處託人打聽，希望不久可以得到消息。我給這孩子拖得夠了，他不來領，我也要送給他去。』

『如果，柳小姐有志深造，我和秦組長都願意在經濟上幫你的忙。秦組長，你說是不是？』

『那不成問題。同是天涯淪落人，彼此幫忙原是應該的。』

『我怕我的程度不行，考不上大學。』柳鶯扭轉身子，面帶羞容。

『那沒有關係。各大學校長院長系主任教授副教授講師，我和秦組長的朋友多着呢，一說就成。並且，你現在就可以利用公餘之暇，開始補習起來呀。你知道秦組長是留學法國研究英文的，所以法文英文都很精通，隨便你愛學那一種，都有名師指點。至於國文……』

『對了，』秦組長搶着說。『至於國文，你就可以向沈祕書請教。你知道，沈祕書是當代有名的國學家，四六文，桐城文，詩詞歌賦，甚至聯燈謎，無一不是拿手。至於講到外國文，』秦組長挺起胸膛，整理一下領結，對沈祕書道：『據我看來，法文實在比英文嚴密細膩，清脆悅耳。想當年，在巴黎的時候……』

『可惜自從法國淪亡之後，巴黎的繁華景象，只怕遠不如從前了。』

秦組長正在作甜蜜的回憶時，忽被柳鶯潑了一頭冷水，當時不覺楞了一下，向她翻着白眼。沈祕書便又接着說道：

「柳小姐可以從速打定主意，趁早補習起來，明年去考大學，包你決無問題。至於補習的話，國文和外國文可以分班，一三五，二四六，譬如晚上七時到九時。」秦組長，你說好不好？」

秦組長點頭。柳鶯便向他們道謝，說是等她決定之後再行正式請教；接着站直身子，像要走的樣子。秦組長連忙跨着大步，在她前面徘徊，有意無意的擋住她的去路，並且問道：

「柳小姐，你近來的生活怎麼樣呀？」

柳鶯茫然。沈祕書便帶笑解釋道：

「我們覺得，柳小姐既然有志上進，那末最好還是少交際，免得荒費時間，動搖意志。秦組長，你以為如何？」

「我的意思也是如此。」

「哦，原來是這個意思！」柳鶯笑了。「其實，我何嘗愛交際，只是人家要找着我說話，我不得不敷衍幾句罷了。」她看了秦組長一眼，又看沈祕書，然後低聲說道：「再說，像我這樣，除了自己以外，還得照料那個孩子，隨處要人幫忙，我怎麼好得罪人呢。」

「那當然，不過交友不可不慎呀。」沈祕書搖頭擺腦的說。

「你知道孫明哲是結了婚的嗎？他的太太在淪陷區。」秦組長眨着眼睛說。

「我知道，他告訴我家還有兩個孩子呢。」

「你知道劉公俠從前一向追求楊瑞芬，而且打算跟她訂婚的嗎？」秦組長又問。

「從前的事，那我怎麼知道。」柳鶯低下頭去。

「所以略，如果你早知道這種情形，那就不會再接近劉公俠了。」秦組長踱着方步搖頭擺腦的說，忽見柳鶯想要分辯，便連忙接下去道：「凡在表面上很熱情的人，實際上一定很薄情。劉公俠見女同事就追求，好容易追求到了楊瑞芬，本來早就宣佈說要訂婚，但是近來人家問起他時，他幾乎否認這一件事，害得楊瑞芬哭哭啼啼，憔悴不堪。柳小姐，所以你不要再跟劉公俠來往，萬一楊瑞芬因此輕生，那你夾在裏面，才犯不着呢。」

「秦組長的好意勸告，我很願意接受；不過，事實上並不如此。我跟劉公俠還談不上什麼感情，只是上次搬家的時候，多虧他出力幫忙，使我沒有像姜秀貞那樣狼狽，所以我很感激他就是了。而且，我還答應楊瑞芬，給她跟劉公俠設法轉圜呢。」

「他幫助你是另有作用的，真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沈祕書插嘴說。

「那末，凡是嘴上說願意幫助我的人，心裏都另有作用嗎？譬如剛才……」

沈祕書連忙陪笑，托着闊邊眼睛說：

「那也不可一概而論。不過劉公俠那個人，年少輕佻，決不可跟他做朋友。」

「那末，應該跟誰做朋友才好呢？」柳鶯追問。

「那應該……」沈祕書沉吟着。

『據我所知道的，』秦組長接着說道：『法國年輕女子，都喜歡交結年紀稍微大一點的人。當然，這並不是說老年人，而是像我們這樣三四十歲的人。因為人到了這種年紀，一定已有相當地位。至於金錢和勢力，都是跟地位來的，而且老成持重，忠實可靠。』

『法國女子，真有見地！』沈秘書不禁讚嘆。

『這樣說來，』柳鶯微笑着，故作嬌態道：『按照法國規矩，像我這樣的人，就應該跟像秦組長沈秘書這樣年紀稍微大一點的人做朋友才好呢，只可惜我是一個小職員，高攀不上。』她低頭弄着短外套上的扣子。

『這個，呃，其實，』沈秘書慌忙站起身來，弓着背，聳着肩，一手托着闊邊眼鏡，一手抓着胸前衣襟，結結巴巴的說：『說起來，大家都為國家服務，不分大小高低。呃，秦組長，閣下以為然否？』

秦組長站在柳鶯前面，斜着背膀歪着頭，正注視着她那沒有穿襪子的白淨豐滿的腿部，聽得沈秘書叫他，連忙轉過身來，嚥下一口涎水道：

『是呀！柳小姐健美得很。』

柳鶯覺得秦組長在注視她的腿部，臉兒一紅，彷彿像針刺一般，連忙並緊站着，然後舉起含羞的眼睛向他們飄了一下，回頭四顧，彷彿像很為難的，低聲說着：『人家本來在疑心我巴結上司呢，今天別給他們碰到了又造出許多謠言來。我不得不先走了，再見。』便像穿花蝴蝶

似的敏捷輕巧飛出茅亭。

柳鶯跑過了荷花池，聽得秦沈兩人還在茅亭裏談笑，並未追趕上來，便站下來喘了口氣，不覺獨自笑了幾聲，繼續緩步前進。她繞過山坡旁邊，忽聽得附近有低微哭泣聲，駐足細聽，那哭泣聲似從山坡上碉堡那裏來的，且是女子的哭泣聲，好生熟悉。她躊躇一下，便從小路爬上山坡。那碉堡正在山坡頂上，地位約有一間屋子大，上下兩層，底下一層四圍用石砌成，有小門可容一人出入，上面一層泥土築成，每道牆上都有兩個小孔，可以瞭望，可以射擊。柳鶯輕步走到碉堡旁邊，扶着牆探頭往碉堡後面一望，果然看見一位十七八歲的年輕女子，低頭坐在大石板上，雙手捧着面頰，對着長江哭泣，任淚流滿面，亦無暇拭去。

柳鶯看了一會，縮回身子，轉望那長逝的江水，臉上不覺浮起愁容，幾次移動脚步，想要向那女子招呼，但是終於輕輕嘆了口氣，悄然走下山坡。

這時將近中午，天際萬里無雲，陽光耀得刺目。柳鶯一路沉思，剛好走到叉路口，忽然聽得從鎮上傳出鑼聲，接着是一片含糊嘈雜的人聲。柳鶯知道那是警報，便飛跑回宿舍去。當她跑到宿舍附近時，正值孫明哲和另一同事到空曠地方躲警報去，孫明哲便告訴她柳青和劉公俠一起在宿舍門口等她，要她快去。柳鶯喘喘的跑到宿舍門口，果然看見一位二十五歲左右，身穿灰色華達呢西裝，面清目秀，雅善修飾的青年，一手提着一包食物，一手拉着柳青，很焦急的等在那裏。那青年一見柳鶯，便丟下柳青迎上前來，又是喜歡，又是抱怨，說道：

「你看你，柳鶯，找你半天都找不着！警報來了。快進去收拾東西吧。」

「公俠，你先帶他出去躲吧，我收拾好了小皮箱趕得來。青兒，你快跟劉先生走吧，四姑就來。」柳鶯慌忙對他們說着，一邊掏出鑰匙來去開房門。

「不忙，我們等你。」劉公俠又追上來說，順手拉着柳青。

「公俠，你聽我的，快先把青兒帶走，等飛機到了頭上，這孩子又跑不得。若不是爲了青兒，我才不出去躲呢。快先去吧！」柳鶯急得頓足，幾乎命令似的說。

「那末好，」劉公俠眯着眼睛，不敢違拗。「你快點就來。還是躲到上回我們發現的那個小廟裏去。」

「是呀！快走呀！青兒走得慢，公俠，你抱着他跑吧，免得飛機來了，在半路上，嚇死人。」柳鶯連向劉公俠揮手，一直看到他抱起柳青開始跑的時候，她才打開鎖進房收拾去。

柳鶯一面急忙收拾東西時，一面還招呼住在隔壁的姜秀貞道：

「警報來了，你怎麼樣呀？」

「沒有怎麼樣，只好聽天由命了。小斌還病着呢，有什麼辦法？」一種表面上很冷靜很平淡而實際上很慌張很憂戚的聲音，慢慢地回答着。

「還是躲的好，這裏新蓋許多屋子，難免不是一個目標。」

「我想不要緊的，鄉下總比重慶好些。」

「你把小斌圍上半邊，我給你抱着他走。」

「謝謝你，你自己還要別人幫忙呢。」

「我抱不動，我可以叫別人來替你抱小斌。」

「不，我不希望別人來幫我的忙。重慶的大轟炸，我都經過來了，我不怕。這樣也好，我不求人家幫助，人家也不會要我報答，乾脆，免得惹麻煩。」

柳鶯收拾停當，提了一隻小皮箱正待出門時，却見一個身穿大褂，四方臉，大鼻子，小眼睛，三十多歲的男子，右手提了青布包，腋下夾着幾本線裝書，左手捧了幾幅卷軸，站在門前不遠地方，右腳踏進一步，隨時向天空用耳朵聽，用眼睛看，彷彿一有異狀，便預備拔腳就跑的。他見了柳鶯，便往旁邊走了一步，繼而又退回來，故意整理手上的東西。

「褚先生，你怎麼還不去躲呀？」說着，柳鶯放下小皮箱轉身去鎖門。

「柳小姐，那隻小皮箱，我褚宗經來替你拿。」褚宗經對着柳鶯的背部，突然大聲說，並將那幾幅卷軸放在地上，空出手來走上去預備提那隻小皮箱。

柳鶯鎖好了門，提着那隻小皮箱，對他說：

「多謝你，我自己拿吧。那是名人書畫嗎？你丟了怪可惜的。」

「其實，這些古董，比起你柳小姐那隻小皮箱來，值不得什麼。」不知褚宗經是怕見柳鶯的面，還是珍惜那幾幅卷軸，連忙彎下身子去檢，一邊這樣回答。

柳鶯並不理會，急急忙忙走過辦公廳，打從大黃桷樹旁邊一條小路上走，穿過一片荒墳，一座松林，便望見劉公俠拉着柳青站在山岡上等她。她就大聲埋怨道：

「公俠，怎麼還在這裏！站在山岡上，要是飛機經過掃機關鎗，豈不危險！你再不給我好生帶着青兒，我要生氣了。」

劉公俠本想跑上來迎接她，經她這麼一說，只得重新抱起柳青，蓬鬆着油光的頭髮，漲紅了臉，汗滴滴氣喘喘的走過山岡，到那小廟裏去。小廟就在山岡背後，附近沒有住家，非常僻靜，神龕依石鑿成，旁邊有個天然洞穴，強勉可容三五個人，真是躲避飛機的絕好所在。這原是劉公俠和柳鶯有一次出來散步時偶然發現的。先後來過幾次，廟裏那位六十多歲的老婆子，也就認識他們，所以當她看到柳鶯隨後趕到時，便上來招呼道：

「太太，這個地勢硬是好得很，菩薩保佑，不得炸。」

劉公俠聳聳肩膀，很得意的向着柳鶯笑。

柳鶯却向那老婆子瞪了一眼很生氣的轉過頭去。那老婆子不覺一楞，捂着嘴睜開乾巴巴白洋洋的老眼，望着劉公俠和柳青。劉公俠便裝作呵責的神氣對那婆老子說道：

「你莫在這裏胡說亂道，人家還是小姐呢，那個是啥子太太！」

那老婆子張開嘴，呆了半晌，然後不服氣的說：

「你們不是一家的？我看這個娃兒跟她長得倒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娃兒是她哥哥的，所以跟她長得一模一樣。」劉公俠說着禁不住笑了。

「哦，這我才懂得起了，先硬是懂不起。」

這時約已十二點鐘光景，劉公俠便給那老婆子一塊錢叫她去燒水，一邊將帶來的一包食物打開來吃。柳青見了蛋糕餅干，就像餓虎一般，搶着往嘴裏塞。柳鶯因見食物不多，便故意省給他吃，並且忙着給他倒水喝，叮囑他細嚼，彷彿忘了還有劉公俠在旁。劉公俠冷眼旁觀，面露不愉之色，終於忍不住向她說道：

「柳鶯，你爲了這孩子，什麼都不顧了，連自己都不顧了，真叫人看了難過。我，我妬忌他！」

「看你這個傻孩子，」柳鶯連忙陪笑道：「竟說出這樣幼稚的話來，也不害臊！」接着她就給他倒了一杯水喝。

這時忽聽遠處空中隱隱有轟轟的飛機之聲，劉公俠便到山岡上去看鎮上是否掛起表示緊急警報的紅旗，一望果然早已掛起。轟轟之聲越來越響而且沉重，柳鶯顧不得招呼劉公俠，便抱着柳青直往那洞穴攢。劉公俠隨即進來，提着柳鶯的小皮箱，站在洞口。那沉重的飛機聲，接着彷彿就在頭頂上盤旋，震動得耳朵腦袋甚至內臟都起共鳴。柳青嚇得直往柳鶯身上躲，幾乎要哭出聲來。由於過去在重慶時恐怖的記憶，柳鶯亦失了常態，緊緊將柳青摟在懷裏。她的頭伏在他的背上，自言自語的說：

『不怕的，青兒，有我呢。要炸死，我們倆一塊死。』

劉公俠在旁看着，不覺又沉下臉來，放下那隻小皮箱，沒精打采的走出洞去，坐在神龕前面那張桌上點火吸煙。柳鶯最初並不覺得，直到轟轟的飛機聲漸遠時，才開始喊道：

『公俠，你太不謹慎了，怎樣不來躲？萬一飛機掃機關鎗，那你怎樣好！』

『我覺得那個地方沒有我的容身之處。再說，給飛機炸死了，倒也乾脆。』劉公俠說着，掉頭不願向外走去。

柳鶯連忙走到洞口，想去追他，但又縮回來，沉思着。這時飛機已經遠去，不再聽到聲音，柳鶯便和柳青走出廟來休息。柳青看見劉公俠在那山岡上徘徊，便又歡蹦亂跳的過去，一路叫着『劉先生。』可是劉公俠只向他看了一眼，沒有答應。柳鶯便冷笑一聲，故意大聲呵責柳青道：

『你這苦命的孩子，劉先生不喜歡你了，不要再去惹劉先生討厭。這幾年來，四姑爲了你，各種各樣的罪都受夠了，不要再給我添麻煩吧。苦命的孩子，幸虧有了我這四姑，要不然有誰來同情你保護你呢！』

柳鶯說罷，不等劉公俠插嘴，轉身回到廟裏，喝了一杯水，吃着剩下的食物。過了約有一刻鐘光景，便聽得柳青一邊跑來，一邊很高興的叫道：

『四姑，掛了綠旗了，解除了。劉先生說，叫你出來，一同回去。』

柳鶯提了那隻小皮箱，不慌不忙走出廟門，只見劉公俠已將柳青抱起。她暗自笑了一下，便叫柳青道：

『看你又……』

『柳鶯，』劉公俠搶着插嘴道。『你真跟我生氣了？』

『誰跟你生氣來，公俠，』柳鶯走上來道。『你太累了，讓他自己走吧。剛才有警報，我怕他走得慢，所以請你抱着跑；現在忙什麼，儘他去吧。』接着她又對柳青說：『青兒，你下來，先回去吧，四姑跟劉先生待一會就來。』

劉公俠出乎意外的看了柳鶯一眼，就放下柳青，走上來接了柳鶯手中那隻小皮箱。

『剛才你爲什麼生那麼大的氣，一個人跑了出來？』柳鶯問。

『我沒有生氣。』

『那好。如果連你都會生我的氣，那我可怎麼辦！』

『真是這樣？』

『那用問嗎！』

午後天氣很暖，柳鶯脫下短外套，交給劉公俠拿着，露出兩隻白嫩光滑的手臂來。他們下山崗，到那大松林邊，便在樹下坐着休息。地上鋪着松針，彷彿絨毯，樹上濃蔭蔽日，清幽涼爽，松脂的香味雜着泥土的氣味，沁入心肺，微風過處，只聽得嘩嘩價響，疑心不知何處水上

忽起波濤，而忘掉此身在松林中。柳鶯右手支頭，斜倚在草地上，劉公俠在旁邊守着，嘴裏啣了紙煙。沉默半響之後，劉公俠突然說道：

『我妬忌他！』

『誰呀？』

『你的那個姪子。』

『唔？這個倒有意思。』柳鶯點着頭。

『你愛他還是愛我？』

『那當然愛他咯！』

劉公俠不做聲，過了一會大聲說：

『他是你的誰，你這樣愛他？』

『他嗎？他是我自己的孩子。』柳鶯微笑，大眼睛凝視着他。

『柳鶯，你！』劉公俠很生氣的跳起身來，指着她。

『這個什麼奇怪的，廟裏那個老婆子不是講青兒跟我長得一模一樣嗎！』柳鶯大笑，慢慢站起身子，走到劉公俠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說：『傻孩子，你現在可明白了嗎？』

『柳鶯，』劉公俠退後一步。『我反對你這種開玩笑的態度。』

『怎麼？』

『老是叫人摸不着頭腦。』

『好吧，公俠，我跟你說實話。』柳鶯又走上一步。『你想想，青兒多大年紀，你多大年紀！一個六歲的孩子沒有母親，父親又無消息，要是他的四姑再不愛他，這個孩子能活到今天嗎？青兒如果沒有我，就活不成；你呢？』

『我也活不成，你不相信，我就投江去。』

『得了，公俠，別說這種傻話。』柳鶯伸手摸他的頭髮。

『那末，關於我們兩人的問題呢？』

『公俠，你再這樣逼我，我就不喜歡你了。我不是告訴過你，必須等我得到了家兄的消息，把青兒送還給他，而得了他的同意以後，我才能談到那個問題嗎？』

『我不懂你爲什麼要兜那麼大的一個圈子才能決定。』劉公俠咕囉着說。

『那你就太不懂得我了，公俠。在目前，我對於青兒負有重大責任，我不願太被熱烈的愛情迷惑了自己。再說，我是一個舊家庭出身的人，終身大事，必須得到父兄同意之後，才能決定。』

『這樣說，你如果一輩子得不到你哥哥的消息和同意，那你就一輩子不……』

『那也許是的吧。』柳鶯又大笑。

『柳鶯，我反對你這種笑！』劉公俠又走開一步。

柳鶯隨即收斂笑容，悄然沉思。半晌，問道：

「今天你又跟楊瑞芬吵了嘴了吧？」

劉公俠側過臉望她一眼，不做聲。

「我上午看見她一個人坐在礮堡前面哭呢。」

劉公俠仍不做聲。

「公俠，」柳鶯又走上前，低聲說道：「瑞芬怪可憐的，你應該好好的待她。」

「我現在對她沒有感情！」劉公俠很堅決的說。

「你從前不是很愛她的嗎？」

「我現在不愛她了。」

「那末，你們男子的愛情，未免太容易變了。」

劉公俠低頭不語，柳鶯又微笑着說：

「所以我們兩人的問題，也就不忙決定。」

「你懷疑我對你的愛情嗎？」

「也許。」

「你一點都不愛我嗎？」

「也許。」

「你一定愛上了那兩個混賬東西！」劉公俠頓足厲聲叫。

「也許。」柳鶯微笑。

「再會，柳小姐！」劉公俠掉頭而去，跑着。

柳鶯大笑，笑罷，追上兩步，喊他幾聲不理，便嘆了一口氣，呆了一會，轉身提起她地上的小皮箱和短外套，緩步走出松林。

柳鶯走過一片荒坟，遠遠望見那棵大黃桷樹下，有一個穿藍布大褂的，一個穿藏青西裝的，背向着她，一高一矮站在那裏，搖頭擺腦，伸手動脚，像在爭論什麼似的。她一望而知是褚宗經和馮晚成兩人，心上覺得好奇，便走到前面，躲在一叢矮樹後面看個究竟。這時，他們兩人早已扭結起來，一齊彎下身子，像是馮晚成要向褚宗經搶什麼東西，只聽得褚宗經喊道：

「老馮，君子動口不動手，休要無禮！」

「你把那首五言古詩『奇女行』拿出來當面撕了，我就饒你。」

褚宗經擺着兩腿掙扎，但給馮晚成齊腰抱住，脫身不得，只好高高舉起右手，緊捏着掌中之物。馮晚成便騰出一隻手來搶，無奈人短，只拉住了褚宗經的袖管。這樣兩人便成了僵持的局面。馮晚成臉上漲得通紅，披頭散髮，眼裏放出火光，裂開嘴咬着牙齒，真像凶神一樣。褚宗經雖較高大，但是遠不如馮晚成靈活而有力氣，就情形看去，一種愁眉苦笑，一付奈何不得的可憐相。柳鶯看得有點害怕，但惟恐這時移動身子反被馮晚成看到，所以只得躲在樹後不動，好

在有濃密的枝葉遮住，不易被人發現。

「老馮，你簡直豈有此理，我做的詩，關你什麼事！」

「怎麼不關我事？自從今天我向她表白以後，她就是我的人，只許我一個人愛她。」

「就算是你的人吧，我也有權利吟詠她。比如白樂天吟詠楊貴妃，吳梅村吟詠陳圓圓，樊

樊山吟詠賽金花。」

「你，假道學，醉翁之意不在酒，做首歪詩獻殷勤，心裏是在愛她。我既然愛了她，你就不能愛她；你愛她，就妨礙我愛她。你給不給我？」

「這首詩，我費了三月工夫才寫成，我爲什麼要給你！」

馮晚成忽然鬆開手，托地跳將起來，褚宗經急將右手藏在身後，乘勢逃去。馮晚成見撲了一個空，追上去又將褚宗經的腰抱住，雙腳退後，用頭盡力抵住褚宗經的腹部，雙手左右搖擺，想將褚宗經推倒。褚宗經的上半身像一扇板門似的歪來側去，忙將右手往嘴上一按，空手伸給馮晚成看，接着嘴裏就大嚼起來。馮晚成白瞪着眼，鬆開雙手，呆望着褚宗經的嘴。褚宗經的四方臉上現出得意之色，故意大聲咀嚼，吐出一大口墨水來。

柳鶯鬆了一口氣，乘他們不注意中，退出身子，從另外一條小路，繞道回到宿舍。

當天晚上，柳鶯就油燈下給柳青補習了一會功課，送他上床之後，悄然出門，走到宿舍靠邊的一間房子前面站定。這時大約八時光景，正當陰歷初旬，一鉤斜月從薄雲中射出朦朧的白

光來。那房間的門緊閉着，裏面沒有燈光，從半開的窗子中看去，有一個人坐在床上，而對面一張床上却是空的。柳鶯聽得那一個人隨時發出嘆息之聲，便故意咳了兩聲嗽，輕輕敲門叫着「楊瑞芬」。

坐在床上的那一個人猛然從床上跳起，忙將手帕揩着眼睛，很生氣的問道：

「那個？」

「是我，瑞芬。」柳鶯陪小心的說。

「柳鶯，你有什麼事嗎？」楊瑞芬走過來打開門，很冷淡的說。

柳鶯進去將門帶上，自動坐在另外一張空床上，沒有話找話說：

「林素英到重慶去了，還沒有回來。」

「她回來了，你就看見她了？」楊瑞芬依舊站在門口。

過了一下，柳鶯又問道：

「瑞芬，今天你到那裏去躲警報的？」

「本來要想出去躲的，可惜少一個男聽差給我拿東西！幸而好，倒也沒有給炸死。」楊瑞

芬冷笑。過一會反問道：「你是來找林素英的嗎？」

「不，我是來找你的，瑞芬。」

「你來找我做什麼？」

『找你談談。』

『談什麼？』

『關於劉公俠的事。瑞芬，我要向你解釋一下。』柳鶯站起來走到門口，很溫柔的低聲說。

『我不聽！』楊瑞芬躲避她，走到自己床前坐下。『我告訴你吧，我現在恨他，討厭他，瞧不起他，根本不愛他了！請你不要提起他來。』

柳鶯慢慢地走到楊瑞芬床前，輕輕伸手摸着楊瑞芬的頭髮，顫聲說道：

『瑞芬，今天我已經拒絕他了。』

『我不信你！那不關我的事。』楊瑞芬又躲開她，走到對面那一張床前面去。

『從今以後，我不再跟他接近了。』

楊瑞芬望着柳鶯，半晌才低聲說道：

『他會釘着你不放的。』

『不，我已經叫他絕望，叫他疑心我已經愛上別人了。』

『當真的嗎？』

『我不騙你。』

楊瑞芬呆了一下，忽然轉過身去，雙手掩面，頓足嘆道：

「不，我不信你，你騙我，你逗我，你故意來試探我，向我誇耀，向我示威，滿足你自己的虛榮心！你才不會拒絕他呢，你恨不得叫天下所有的男子一個個都向你跪着求愛，你才滿足。你縱然並不愛他，你肯拒絕他嗎？不，我不信！」

「瑞芬，安靜一點。相信我決不會騙你的。」柳鶯又走過來，撫着楊瑞芬的背。「今天上午，我看見你在欄堡前面……」

「我沒有，我沒有！」楊瑞芬搖着肩膀，否認。

「我當時非常感動，就決定設法使你們重修舊好。」

「不，他說他不愛我了！」楊瑞芬哽咽着說，隨即轉身伏在柳鶯的肩上，禁不住哭泣道：

「柳姐姐！」

柳鶯撫摸着楊瑞芬的頭髮，像姐姐哄小妹妹似的說：

「他會回心轉意，愛你的。」

「柳姐姐，有你在這裏，他不會再愛我的了。」楊瑞芬很天真的說。

「那好辦，我反正就要走的。」柳鶯苦笑。

「柳姐姐，你不要走。我不該說的。柳姐姐，你不要走。」

「等青兒他爸爸有了消息，我就送青兒回去。」

「你愛他嗎？」楊瑞芬很羞怯的問。

「你是說劉公俠嗎？我喜歡他，可是我不能愛他。」

「爲甚麼？」

「你不懂得，你太年輕。」

「那你一定……」

「不，我眼看着有情人成了眷屬，我也就安慰了。」

「柳姐姐！」楊瑞芬很熱烈的瞧着柳鶯的頸子。

窗外朦朧的月光，照着柳鶯的睫毛上掛着晶瑩的淚珠。

次日柳鶯托病請假，約在上午十一點鐘光景，楊瑞芬打扮得整整齊齊，興匆匆的拿了一封信，跑到柳鶯房裏，一進來就叫道：

「柳姐姐，我給你拿了一封信來了。」

柳鶯正靠在床上，懶洋洋的坐起身來，問道：

「那裏來的？」

「宜山縣政府汪劍夫寄來的掛號信，剛到。門房老王先還不肯給我帶來，說是一定要當面交給你收，我怕是很要緊的信，所以硬給你帶了來。」楊瑞芬氣喘喘的說。

柳鶯先是一驚，急從床上跳起，接過來信捏在手裏，然後裝出非常平淡的神氣，說道：

「多謝你了，瑞芬。我近來正在展轉託人打聽家兄的消息，生怕來信遺失，所以我叮囑過

老王，凡是來信都直接交給我。」

「那末，宜山縣政府這位汪劍夫先生，也是幫你打聽令兄消息的嗎？」

「呃，」柳鶯頓了頓，「是的，汪劍夫是我的表叔。」

「希望這封信上能夠報告你令兄消息。」

「希望如此。」柳鶯拿起信來，想拆開又丟下，問道：「這半天，有什麼新聞嗎？」

「沒有什麼新聞。只是聽說你請了病假，許多同事都向我問長問短，秦組長，沈祕書，馮晚成，韓宗耀，孫明哲，還有一些別人都很關心你。」楊瑞芬忽然停頓一下，低頭轉過臉去，

靜聲說：「今天公使他先跟我說話，要不然，我還不理呢。他要我代他問候你。」

「怎麼樣。瑞芬，你現在可相信我了吧！」柳鶯笑着。

楊瑞芬羞得臉上泛起紅潮，一邊往外跑一邊說：

「柳姐姐，你今早上沒有吃東西，我給你到合作社裏買點東西來。」

柳鶯將那封信拆開，匆匆讀了一遍，檢出一張匯票來，就將信紙撕了丟在痰盂裏，嘆了一口氣。她的臉上漸漸現出安靜的笑容，當楊瑞芬帶着蛋糕餅乾等食物趕進來時，她很興奮的告訴楊瑞芬說，她已經得到她的胞兄在桂林工作的消息了。

這個消息立刻傳遍全機關，一時成爲辦公室中的談助；然而柳鶯繼續請了兩天病假，飯開到女宿舍中吃，雜事由楊瑞芬給她代辦，足跡不出大門，真叫那些關心她的男同事急得像在熱

鍋上的螞蟻一般。到了星期四早晨，柳鶯出女宿舍大門正要去辦公室的時候，只見在前面場上，褚宗經彎着身子正向掛着書包預備上課去的柳青問長問短。柳青跳跳蹦蹦的一邊亂走一邊答話，褚宗經便亦像麻雀似的跳着跟上去。褚宗經的身子雖然彎着，但是右手卻直僵僵的掛在肩膀上，像是袖管裏塞了一根木棍或關節上敷了石膏似的彎曲不得。

「青兒怎麼還不上學去？」柳鶯走上去說：

褚宗經冷不防吃了一驚，轉身向柳鶯驚點一下頭，結結巴巴的說：

「柳小姐，呃，聽說令兄已經有了消息……」

「是的，謝謝你。」柳鶯一直走過去。

「呃，柳小姐，」褚宗經楞了一下，連忙跟上來，伸出左手從右手袖管裏取出一幅卷軸，雙手捧好，獻到她的面前，一邊偷眼四望，一邊斷斷續續的說：「這幅卷軸上面寫着一首我專爲小姐作的『奇女行』五言古詩……」褚宗經話沒說完，忽然看見馮晚成從那邊跑來，不覺嚇得滿身顫抖，忙將那幅卷軸塞進右手袖管，慌張而逃。

柳鶯正驚疑不定，莫知所措，忽聽得馮晚成一邊跑來一邊喊道：

「柳小姐，貴恙可全好了？今天很冷。你怎麼還穿那末單薄的衣裳？爲了你的病，我天天向上帝禱告，如果需要活人的心才能醫治你的病的話，我願意拿把快刀來剖我的胸……」

柳鶯看見馮晚成將要跑到近身，連忙便快步走向辦公室去，這時剛好八點多鐘，她的那間

小辦公室內還沒有一個人，坐下喘息甫定，孫明哲便推門進來。孫明哲看見他，便含笑招呼道：

「柳小姐，早呀。病了三天，清瘦多了。」

「明哲，真是什麼都逃不過你的眼睛。」

「你真打算送柳青到合兒那裏去嗎？那天動身！早點決定了，好讓我們準備歡送呀。」

「歡送什麼，反正我馬上就要回來的。」

「馬上就要回來？」

「怎麼？你們不歡迎我再回來嗎？」

「說那裏話，只怕我們歡迎不到手呢。」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你們兄妹倆多年不曾見面，亂離之後幸得骨肉團聚，豈肯馬上分別！況且桂林山水甲天下，只怕你留連忘返，樂不思蜀了！」

「說得好動聽哪，明哲，你真聰明！」柳鶯笑了一笑，又說：「我想到了桂林，頂多耽擱半個月，我丟不開這裏的工作。」

「同時也丟不開這裏的某一個人，是不是？」

「對了，」柳鶯望了孫明哲一眼，低着頭很感傷的低聲說：「要說丟不開嗎？倒也不止單

是某一個人！」

「公俠這幾天來，老是失魂落魄的。」

「我希望在我請假送青兒回家的期間，他跟瑞芬重新言歸於好。」

正說間，陸續有同事走到辦公室，柳鶯又和他們敷衍了一番。過不一會，有位工友進來說沈秘書請，柳鶯便走到沈秘書辦公室去。沈秘書一人一間小屋，一張大辦公桌上堆滿了公文卷宗，靠牆放着兩張單人籐沙發和一張茶几。沈秘書正袖着手踱方步，看見柳鶯進來，連忙彎腰伸手請她在籐沙發上坐，隨即將門關上。沈秘書新理了髮，面目一新，只是更現得瘦小，那付闊邊眼鏡大而無當。他在柳鶯旁邊坐下，欠着身子，雙手攔在茶几上，滿面含笑，並向她露出不很整齊的牙齒來。柳鶯聞到那張像鱷魚似的張開着的嘴裏發出一種臭味，便將身子往後一仰，問他有什麼事要吩咐她。沈秘書喉頭先發出一陣乾枯的笑聲，繼而說道：

「沒有什麼事，特地請柳小姐來談談。」過了一會，他又說：「聽說令兄已有消息，真是件喜事。令兄在桂林幹什麼事呀？」

「幹點小事罷了。」

「你一定要送姪子去嗎？」

「因為家兄不能來接，所以我得送去。」

「其實，依我看，令兄可以到四川來工作，就免得你長途跋涉。工作不難，除了商界，其

餘黨政軍各界，朋友很多，我都有辦法。」

「多謝沈祕書的好意，不過，」柳鶯微笑着說：「家兄現在新改了行，正在經營商業。」

「唔，唔，那很好，很好。」沈祕書連連點頭。「如果你一定回去的話，我們處裏可派一個工友護送。由我來寫一個條子，決不成問題。」

「謝謝沈祕書，那到臨時再看吧。」

「關於你的升學問題，這次倒可以決定了呀。」

「我想家兄不會反對的，我回來之後決定準備升學。」

「如果升學，我看你還是學文科的好。」沈祕書站起身來，弓着背袖着手躡着方步。他踱了一會，忽然偷偷摸摸的走到柳鶯身邊，低聲說道：「呢，說起來，你知道秦組長的法文英文怎麼樣？」

「聽說不是都很精通嗎？」

「不然，不然！」沈祕書大搖其頭。「你不知道，他見了英國人就跟他說法文，見了法國人就跟他說英文，其實一樣都不行。你想，英文怎麼能到法國去學？再說吧，他到了法國以後，整天上咖啡館跑跳舞廳，根本沒有上學校。他到法國去，什麼都沒有學到，只學會了一種本領，就是要女人。嘿，你知道他一共有幾個太太，到法國去之前，鄉下就有一個太太；從法國回來的時候，又帶了一個法國的女工。誰知道在上海住了不到一年，那個法國太太就跟德國

牛肉莊裏的伙計私逃了，他馬上又娶一個太太。後來在學校教書，又跟女學生戀愛，生了一個小娃，抗戰之後又結過一次婚，可是他太太丟在恩施，一個人到四川來，見了女人就鬼混。」

聽罷，柳鶯只笑着沒有做聲，便告辭出來，正碰見劉公俠在附近的走廊裏徘徊。劉公俠垂頭喪氣，面色蒼白，見了柳鶯，只將眼睛釘着她望，並不說話。柳鶯便上前去，低聲約他晚上八時在那大黃桷樹下相會。

晚上柳鶯將柳青送上床後，披着黑絨外套，悄然離了宿舍去向那顆大黃桷樹下去。這時月半規，掛中天，浮雲片片，疏星點點，近處燈火映出紅色，遠方山林僅見輪廓。遙望長江，只覺得像是一道煙霧，白朦朧迷茫茫，與天際相融化。夜氣襲人，柳鶯便將外套領子圍着頸項。她剛走到黃桷樹附近，前面就有一個穿花呢外套的青年迎了上來，驚喜交集的低聲喊道：

「柳鶯，你可來了！」

兩人緩步走到黃桷樹下。柳鶯斜倚樹上，仰望空中星月，劉公俠等了一會不見柳鶯說話，便走開幾步，頓聲說道：

「柳鶯，你特約我來，是要向我永別嗎？」

柳鶯一驚，連忙轉身問道：

「永別？」

『是的，我知道，你永遠不愛我了！』

柳鶯搖頭。

『我知道，沈祕書秦組長都在向你追求。當然咯，就名利說，我當然不能跟他比。不過，我想提醒你一下，他們兩人的大兒子或大姑娘都差不多可以結婚了。沈祕書雖口口聲聲說他的太太已經死了，其實還活着呢，住在原籍。沈祕書是招贅的，讀書都是岳家出的錢。從前爲人還算規矩，自從認識了秦組長，兩人一吹一打，狼狽爲奸，並且爲了女人曾經吵過幾回嘴

……

『公俠，』柳鶯連聲噁嘴，很懊惱的說：『請你不要再提起他們，叫人作嘔。你看，』她走到劉公俠身邊，將手伸進他的腋下，斜倚在他的肩膀上，很感傷的說：『今夜的星月多美呀！』

『是的，很美。』劉公俠茫然。

『別處的星月，都是同樣的嗎？』

『我想是同樣的吧。』劉公俠很乾燥無味的說。

『不，不同樣的。』柳鶯輕輕搖着頭。

『爲什麼呢？』

『因爲看星月的人不同了。』柳鶯微闔着眼，讓細長的睫毛將那晶瑩靈活的眼珠蓋住，過

了半晌，睜開眼睛向劉公俠望了一下，低聲嘆了口氣。

「聽這聲音！」柳鶯像在朗誦一句詩。

「這是蟋蟀叫的聲音，那是狗叫的聲音。」劉公俠向她解釋。

柳鶯很失望的望他一眼，從他腋下伸出手來，走開去，低聲唱着歌，眼睛望着地上曼長的月影。

「柳鶯，你今天若不是向我永別，還有什麼話要向我說呢？」劉公俠追上來問。

柳鶯忽然笑了兩聲，聳聳肩膀說：

「傻孩子，我覺得你大不如從前聰明了。」

「爲什麼呢？」

「你不知道我快要走了嗎？」

「你不是說就要回來的嗎？」

「對了，我就要回來的。」柳鶯又走開去，仰望星月。

「那末，關於我們兩人的問題……」

「我想家兄一定同意的吧。」柳鶯的鼻子裏發出笑聲。「公俠，冷得很，我先回去了。」說着她飛跑而去，任劉公俠在後叫喚，竟不回頭。

兩週以後，柳鶯帶着柳青動身到廣西去。因蒙同事以及長官青睞相加，臨行的時候，不僅

得到許多方便，而且盛況空前得未曾有。秦組長給她在處長面前說情預支了三個月薪金，沈祕 書給她寫信到西南公路局預定車票，並下條子派工友一名護送這姑姪倆上車。褚宗經送給她親筆寫着那首五言古詩「奇女行」的卷軸。孫明哲楊瑞芬送到江邊碼頭，劉公俠同船送到重慶。而當那隻輪船離開碼頭時，馮晚成臨時跳上了船。

孫明哲楊瑞芬等到那隻輪船駛得很遠時，便從沙灘穿過街道，沿着石板路，緩行回去。又是一個晴麗的秋晨，天空藍似遠海。兩人默默的緩緩的走着，偶而轉眼望那長逝的江水。

「公俠跟你說了那天回來呀？」孫明哲終於這樣問。

「他說是明天送柳鶯上了車，後天清早搭船回來。曉得他怎麼樣！」楊瑞芬很疑慮的說，轉眼望着長江。

過了一會，孫明哲微笑着說：

「兩月以後，我們就可以吃你跟劉公俠訂婚的喜酒了。」

楊瑞芬扭了一下身子，含羞斜眼望他一下。他走了幾步，沉思着回頭說道：

「兩月以後，柳鶯不是又要回來了嗎？」

「你想她一定會回來嗎？」

「怎麼，她不回來了嗎？」

「我想，只怕她不一定回來了。」孫明哲邊想邊說，眼中現出惆悵之色。

『怎麼？』

『她也許會回來，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

『爲什麼？』

孫明哲被楊瑞芬追問得沒有辦法，笑了一笑，隨口答道：

『我不過是這末猜想罷了。』

『那你的猜想？總有所根據的呀？』

『瑞芬，你這個孩子，真是打破沙缸問到底！我是說，我不過是這末猜想罷了。』孫明哲忽然揚起眉毛，很調皮的問道：『瑞芬，照你說，你希望她回來嗎？』

『我！當然希望她能回來。』楊瑞芬臉上現出像頑皮孩子似的笑容，並且眨着眼睛。

『你，不見得吧。』

『那末是你才希望她能回來！』楊瑞芬向着孫明哲笑出聲來。

『嘿，瞧你這個孩子！好吧，不管她回來也吧，不回來也吧，反正你的喜酒，我是吃定了。』

『你，討厭！』楊瑞芬回頭，滿面嬌嗔，向孫明哲撇了撇嘴，先跑回去了。

當天下午五時光景，孫明哲悄悄走到楊瑞芬辦公室裏，將一封已經拆開的電報，輕輕放在她的面前，他的態度雖然依舊瀟灑從容，但是眉宇之間却不禁現出驚奇慌亂的神情。楊瑞芬顧

不及看電報，先問道：

「什麼事呀？」

「你看了就知道了。」

「你先說，到底是什麼事呀？」

「一封打給我們這裏的電報。」

「打給公家的電報，關我們什麼事呀。」楊瑞芬這才喘過氣來，不經意的抽出電報紙來。

那知剛看幾個字，就失聲叫道：「怎麼？」

「不要嚷吧，你看下去！」孫明哲緩步走到窗子旁邊，望着薄暮的天空，自言自語道：「不幸而言中！想這會兒，公使他們正坐在從重慶到南岸去的輪渡上吧，或許已經到了南岸車站也說不定！」

楊瑞芬將那電報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原來那電報紙上是這樣寫的：

自故鄉淪陷後內子柳鶯小兒汪青流徙他方骨肉離散已逾三載前聞伊在貴處工作辱蒙推愛俾得以棲身無任感荷嘗馳函迎其來歸以敘天倫之樂惟迄無音信未知已否啓程抑或因公不克脫身用特電詢敬祈示覆為禱廣西宜山縣政府汪劍夫叩

二 小賤人

『呸，虧你還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

王松濤走到趙治國家裏去，剛一進門，便聽到樓上發出女人的這一聲清脆而恨毒的罵。接着，樓上又發出拍的一下擦火柴聲。王松濤立定下來，望着樓梯，正在懷疑夏風怎麼回到家裏還在念劇詞，忽從樓梯旁邊的廚房裏探出張媽的頭來，向他扮着鬼臉，伸出油的手來指着樓上，低聲說道趙先生和趙太太剛才打架呢！

王松濤皺着眉毛，躊躇一下：他轉過頭去，茫然看那街上行人，和那萬家燈火。樓上忽又發出拍拉一響，像是瓷器摔在地上的聲音。接着他又聽到夏風冷笑一聲道：

『哼，沒有出息的傢火！我罵了你，我打了你，你儘可以罵我打我呀。砸了花瓶，就算出了你的氣嗎？一百五十塊錢一個花瓶，剛買回家就給碰了，豈不可惜！』

他聽到趙治國在樓上嘆了一口很慘痛很絕望的長氣之後，便急忙往前跑了幾步。他在樓梯口上又停下，伸出手來整理一下襯着淺色西服格外現得鮮豔奪目的大紅領結，再摸一下油滑光亮的頭髮，小圓臉裝出一付假笑，先大聲咳着嗽，扭着瘦小的身子走上樓去。他一路喊道：

『在家嗎？我請你們到大華看電影去。』

樓上沒有聲息。他是走到將近樓梯盡處，向那房裏一眼看去，他臉上的一付假笑不得不頓時消失。那間小房裏，除了擺在靠牆的一張床和一張梳妝桌還在原來的地方外，其餘什物都像剛才搬來，未經整理，又似附近中了炸彈，震得歪歪倒倒，七零八落。小圓桌陪着籐椅睡在地上，小皮箱壓着茶几的腿，木凳翻身四脚朝天，痰盂打滾水流滿地，而靠窗那塊地上，還有一攤花瓶碎片。夏風蹣跚着腿斜倚在床上，塗了蔻丹的手指很輕巧的夾着紙煙，另一隻手托着後腦，頭髮本來梳得異常光潤，但前額上的幾縷捲兒，却無端亂蓬蓬的散了開來，眼睛凝視着天花板，發出幽怨狠毒的冷光，秀麗的臉上毫無表情，如冰一般，因為離燈較遠，反而蒙上一層陰黯之色。趙治國對窗站着，直僵僵的像一座塑像，等到王松濤走近時，他才回轉頭來望了一眼。王松濤看他的頭髮有如亂草，當頂一塊像小辮子似的豎了起來，臉上抓出一條血印，襯衫當胸扯破，領帶散了開來。王松濤重又勉強說明來意，見誰都不理會他，只得做好做歹，裝出和事佬的神氣，一邊扶起凳子椅子，一邊說道：

「怎麼一回事啊，先生太太！昨天早上才吵了一架，這會兒又鬧什麼？別扭！雖然俗話說得好，打是愛罵是俏，可是到底不能單靠打罵過日子呀。」說着，王松濤獨自乾笑。他忽覺笑得無味，便故意走到夏風面前歪着頭眯着眼問道：「你說對不對？」

「你快別把你這一套聰明話在這裏賣弄盡了，怪可惜了的。倒不如寫在你的劇本裏，再得幾萬塊錢上演稅，多請我們這些窮演員吃幾頓兒，敢情要比站在這裏說風涼話強得多！」夏風

帶理不理的抽着紙煙。

「好一張刻薄的嘴哪，夏風！怪不得我們的老趙不是你的對手。」

「你是說我欺侮了他嗎？哈哈，女人居然能欺侮男人，男人居然能受女人的欺侮！好吧，是我欺侮他，我罵了他，我打了他，他敢怎麼樣？你又敢怎麼樣？」夏風站起身來。王松濤一邊躲開，一邊說：

「得了，得了，夏風。他敢怎麼樣？我又敢怎麼樣？碰到太太小姐發嬌嗔的時候，你說，我們男人敢怎麼樣？還不是只好雙膝跪將下來，低聲下氣，陪個小心請個罪，」王松濤說到這裏，夏風連忙皺眉搖手走開去；但他不管，終於說完了他的話。「誰叫我們男人愛她們，疼她們呢！」

「哼，好偉大的男人的愛呀！」夏風又倒在床上，背對着他們。

「對了，這就是我們男人的偉大的愛，你現在可懂了吧。」王松濤自己覺得很得意，便乘興走到趙治國身邊，拍着他的肩膀說：「來，老趙，你既然看到你太太不很高興，你就不應該做出生氣的樣子。你瞧瞧她那美麗可愛的樣兒，你就不能生氣。我每次勸你的話，你怎麼又忘了呢？得了，你快過去向她陪一個罪，大家快快活活的看電影去吧。」王松濤伸出手錶來看了一下，說道：「這會兒剛七點鐘，正是時候。」

「太過分了，太胡鬧了，我受不了！」趙治國聳着肩膀，擺脫王松濤的手。

「你受不了！哼，我才真是受不了呢！」夏風又噴了一口烟。

「你看你，老趙，你又來了，你別再惹她生氣了。不管你們剛才吵的是什麼，單憑着這一點說，就是你的大錯。老趙你想想，你不是常說你最愛她嗎？爲了她，你什麼都可以犧牲，如果她要星星，你說情願上天嗎？如今她許是因爲別的什麼小事有一點兒不很高興，你不去安慰她，反而生她的氣，那豈不是大錯特錯，違反了你的本意嗎？來，你聽我的，沒有錯兒，過去向她陪一個不是，包你什麼都煙消雲散了。男子漢大丈夫能屈能伸，向太太陪一個不是算什麼，下跪磕頭的還多着呢。可憐還有些人，連想要下跪磕頭的福氣都沒有呢。」

夏風冷笑一聲。

「你那裏知道，老王！我只差掏出心肝來給她吃，那一點我沒有順從她！她罵我，我不還嘴；她打我，我不還手，我還要怎麼樣去愛她？」

「你不是沒有嘴的，你不是沒有手的，」夏風又從床上跳將起來。「誰叫你不還嘴，誰叫你不動手？天哪，虧你還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她丟下烟頭，坐在床上，雙手掩面，不禁嗚咽起來。

趙治國王松濤不覺都楞住了。過了一會，王松濤低聲又勸趙治國。趙治國略有所動，轉過身子，呆望着她。他的臉色發青，咬着牙齒，呼吸異常急促，雙手微微顫抖，愛和恨在他心中搏鬥，他痛苦，他戰慄。最後，他一步一步的走向床前，頭垂在胸口，喉嚨裏吐出一種最懦弱

戀戀的聲音，向夏風說：

『一切都是我的不是，請你原諒我吧。你知道，我是怎樣愛你的呀！』

王松濤屏息着看了這一齣戲，異常感動，而且欣喜一場風波行將平息。正預備上來給這一對夫妻握手言歡，冷不防夏風突然發出一聲傷心絕望的尖叫，接着跳起身來，淚珠滿面，搶起皮包和外套，急忙跑下樓去。

趙治國搖搖頭，兩眼失神，望着王松濤。王松濤避開他的目光，即忙追下樓去，連聲叫喚夏風。但是夏風非但不答應他，而且當他趕到門外街上時，她已經跑得很遠了，他只得快快而返。張媽正站在廚房門口，一邊擦起圍裙角來擦手，一邊說道：

『太太又氣走了！我們這位太太真是奇怪，動不動就跟先生吵鬧。她要說我們這位先生待她不好，哼，只怕她穿了鐵鞋跑遍天下都找不出第二個來。王先生，你說對不對？』

王松濤苦笑着，一逕上樓去。

『老玉，你看，這我有什麼辦法！』趙治國愁眉苦臉，擺着手說：

王松濤坐下來想了一會，忽有所悟，微笑道：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你向她請罪的時候，不夠熱烈，不足令人憐憫。』

『你難道真要我下跪嗎？』趙治國頓着脚道：『那太沒有男子氣了！』

『我要說，老趙，這就是你的根本錯誤！虧你做過情人，做過丈夫，你簡直一點兒不懂得

舊賬來，一筆一筆的跟他算，左一個罵他沒有男子氣，右一個罵他沒有出息，最後她一頭向他撞去，見他還是退讓，就狠命揪他的頭髮，抓他的臉，像是發了瘋病一般。他後來逼得真是氣不過了，就把那小花瓶摔破了。不過他當着她面摔東西，這還是第一遭呢。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不過，我總覺得你還不夠體貼她，遷就她，好了，既往不咎，我陪你去找她回來吧。我想她不會到那裏去的，不在劇團裏，一定在新都咖啡館裏，或在街上亂走。你快把頭髮梳一梳，領帶打一打。」

趙治國搖搖頭。王松濤再催他，他苦笑道：

「我再沒有出息，也不能沒有出息到這個地步。這五年來，她把我磨得也夠了，我到底不是她的龜孫子！我認識她的時候，她才十五歲，我愛護她，我培養她，給她預備一個絕好環境，讓她儘量自由發展。我爲了她花了不知多少心血，受了多少犧牲，降了多少身分，然而結果呢？」

「老趙，我要說，你這個人……」

「得了吧，老王。孔夫子說得好，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我想我的罪也受夠了，她真走了，我倒樂得乾淨。」

趙治國頹然倒在床上。王松濤正色道：

「老趙，你這是什麼話，要這樣子，你就一輩子得不到女人的歡心。看我去給你找她回

來。』他一邊跑下樓去，一邊回頭說：『可是記住，你再要這樣倔強，我可不再管你們的閑事了。』

當晚九時光景，王松濤和夏風兩人默然對坐在新都咖啡館樓上的一角。夏風向着窗外天上的繁星出神，一臉冷峻嚴肅的表情，其勢不可輕犯；王松濤不時偷眼望她，抓耳搔腮，等待說話的機會。小圓桌上放着兩杯咖啡，兩客三明治。王松濤那一杯早已喝去了大半，而夏風的一杯却始終沒有動。她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伸出手指掠她的頭髮，王松濤像突然感到一種壓迫，全身不安起來。夏風伸手拿起銀匙，在咖啡杯裏攪了一下，慢慢端起來喝了半口，就放下了。王松濤好容易得到這個可以說話的機會，便將上半個身子湊過去，柔聲問道：

『怎麼？涼了？』

他不等她回答，忙叫侍者再送一杯來。她的嘴角現出難以捉摸的微笑。王松濤接着說：

『夏風，你怎麼老不言語，而且也不讓人說話？』

『那有什麼可說的？』

『這麼說，我是不該出來尋你的咯！』

『那倒不見得。』

『瞧你這付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氣！』

『如果你是爲他出來找我的呢，那就大可不必。』

『如果我是爲我自己呢？』王松濤暗中向她眨着眼睛。

『那，像對別的朋友一樣，我當然表示歡迎。』

侍者送咖啡來，王松濤親自倒牛奶加糖，雙手捧在她的面前。夏風喝了一口，點了點頭。

王松濤乘勢問道：

『我站在朋友的立場，倒想知道一下，他待你到底那一點不好啊？』

『他待我好。』過一會她又說：『他待我太好了！』

『那末……』

『現在不談這個！』夏風很厭煩的搖了搖頭。

過了一會，王松濤又將那杯咖啡雙手捧到她的手邊，很體貼的說：

『你快喝吧，一會兒又涼了。』

他等她喝了一口，便又問道：

『你還愛他嗎？』

『我從前愛過他。』

『現在呢？』

夏風不言語。王松濤釘着她望；她忙說道：

『在我還沒有認識我自己的時候，我愛過他。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種感情並不能說就是

愛，只是一種信賴而已，猶之小孩信賴大人，學生信賴老師一般。」

「認識你自己？那你現在……」

「對了，我現在已經認識了我自己了！」

「你是說，你現在既已認識了自己，你就不愛他了，不管他待你多麼好？」

「我當然不能說這樣薄情的話，不過事實上是……」

「不過事實上是？」

「不過事實上是，他對我的愛，已經不能叫我滿足了。」

「那末，你是變了？」

「變？這個字不很恰當。那只能說他認識我的時候，我祇是一個無知的小孩，而我現在呢，却是一個懂事的大人了。這是一種自然的成長，生命的覺醒，而並不是變，尤其不是普通所謂朝秦暮楚，水性楊花。因為即使我不愛他，我也並沒有愛誰呀，至少目前是如此。」

王松濤頗覺茫然，眼睛骨落骨落轉動，不敢定視。所以當夏風掏出紙煙，他給她擦火柴時，手都有點顫抖。稍停，他又問道：

「你怎麼認識你自己的呢？」

「那我得感謝你們這些挖掘人性深處的劇作家啊，你們給我很多啓示。而且，我這兩年來
的舞台生活，更使我得到不少體驗。」

「你說得真有趣，」王松濤忽又異常得意，摸着他的大紅領結。「我能給你什麼啓示呢！」

「哦，我是說別的偉大劇作家。當然，你的劇本並沒有給我什麼啓示。」彷彿像被針刺了一般，王松濤聳了一聳肩膀，又羞又愧，不覺臉上變色，可又想裝出泰然自若的神情，嘴角現出痛苦的微笑。夏風見了，連忙陪笑道：

「劇本普通可分兩種：一種是給人消遣的，像最近上演的『太真外傳』，一種是給人啓示的，像史特林堡的『父親』，或是柴霍甫的劇本。普通的劇作家都各有所偏，只有最偉大的天才才能兼而有之。你的新作『風雪吟』又快上演了，我預祝這個戲跟上一個戲同樣成功。」

王松濤的臉上這可現出笑容，便道：

「那還不是要全靠你這位天才演員哪！」

夏風凝視縷縷煙絲，若有所失，許久才說道：

「奇怪，幹了不過兩年戲，我已經覺得膩了。演戲在我是一種發洩，新的體驗，夢的實現。我真不知道我們的劇作家爲什麼都缺少一種力，一種震驚靈魂的力，而都是那麼陳腐淺薄，浮光掠影，毫無生氣！演多了看多了這種戲，反而把你的一點生命力都給消磨掉了。」夏風使氣將那半截紙煙彈到痰盂裏去。

王松濤頓時裝得非常嚴肅，似乎極端同情夏風。他想不出話來說，便沉默着，但又敵不住

沉默的壓迫，終於問道：

「你最歡喜那一個劇本？」

「莫爾那的『李力昂』。」

「『李力昂』？」王松濤翻着白眼。

夏風皺了眉頭釘着他望，像是老師望着發怪問題的蠢學生似的。

「哦，」王松濤忽然點頭。「那真是一個好劇本，真好，真有力！」

「爲什麼呢？」夏風的眼睛忽然閃出希望之光。

「真好！『李力昂』真有力！真好！你說得一點兒都不錯。」

夏風不等他說完，連忙站起身來，竟將椅子給撞倒了。

「怎麼了？」王松濤驚問，連忙亦站起來。走到她身邊去。

「沒有什麼。」夏風退後一步。「對不起，我要走了。」

王松濤叫侍者來，拿出一張十元的關金票，叫他不必再找。侍者鞠躬道謝，王松濤頗爲自得，暗向夏風看了一眼。夏風微笑。王松濤從另一張椅上取下她的外套，夏風懶洋洋的伸開手臂，他便給她穿上。她指着她的皮包，他連忙提起來夾在手上。她又微笑，像是感激又像諷刺，而他的態度越發現得恭敬，彎着身子，伸手扶她。但她剛接觸到了他的手，便連忙躲避，像是躲避一條毛蟲或一隻耗子似的。

『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去吧。』

王松濤見夏風不作聲，又說：

『快走吧，你再不回去，他真要急瘋了。』

夏風上前從王松濤手裏取下皮包，問道：

『我請你做一件事，可以嗎？』

『當然遵命。』

『那末，你去對他說，我不回家了！』

王松濤一怔。她又說：

『請你再告訴他，我從今晚上起，住到劇團裏去了。』夏風說罷，逕自下樓去了。

一月以後，報上登出趙治國和夏風協議離婚的啓事。

『風雪吟』演出異常成功，轟動一時，王松濤滿心歡喜，自不必說。接着就是夏風的生日，他爲要表示他的闊綽和對她的殷勤起見，特意花了一萬五千元爲她購製新衣首飾，又準備拿出五千元來給她做生日。王松濤當然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一則他深知道若不是新近離婚的夏風小姐主演，他的劇本不會這樣賣座；二則就近來他和她的關係而論，他似覺得應該花而且資格花這一筆巨款。自從夏風搬到團裏來住以後，他就像她的貼身丫頭一般，總是形影相隨。他和她同桌吃飯，他陪她上街，他給她倒茶，他給她疊被。她發了脾氣，他慚願湊上去捱罵；

她使氣擲了東西，他就含笑給她檢起來或掃渣兒。可是他亦有巴結不上的時候，例如她賭氣一個人溜了，或是明白表示她要獨自出去解悶，他心上雖然覺得有點難過，但因立志不敢違犯，所以只得忍受。他有時悉心研究，彷彿覺得和她的友誼並不比從前增加，但經不起四圍空氣的激盪，終於相信必能贏得美人心。

夏風生日那天，所有文藝界戲劇界和新聞界的人士都來慶賀，盛況空前，傳為一時佳話。可是在這熱鬧歡喜場中，夏風臉上有時却不免現出寂寞的衷情，嘴角縱然現出微笑，却彷彿含有諷刺意味。她的細長睫毛掩着大黑眼珠，像一個隱士在沉思，有時舉起光來逼人的兩眼，橫掃周圍一羣紅男綠女，然後凝視着窗外，滿含渴慕的神情，像在期待天上掉下誰來。她有時忽又特別興奮起來，大聲說笑，大杯喝酒，彷彿判若兩人。

客散後，已近夜半，王松濤送夏風回到她的房裏。房間很小，除了一張小床以外，只放下一張書桌和一把椅子。可是事先經王松濤佈置之後，壁上掛着油畫，桌上供着鮮花，現得異常精緻幽雅。夏風走進房間，像自旅途歸來一般，急忙倒在床上，嘆了一口深長的氣。王松濤兩眼微紅，頗有酒意，因此行動亦不像往常那樣拘謹畏縮，便在她的身邊坐下，意態稍露輕佻。他拉着她的手，問道：

「小麗，你累了是不是？」

夏風連忙坐直身子，移到床的另一端去。

『怎麼，你躲我嗎？』王松濤跟着移到她的身邊。『我告訴你，你躲不了我的。來吧，讓我親一親你那美麗的小手吧。』他又要拉她的手。

夏風站起身來，坐到椅子上去，說道：

『松濤，你喝醉了，快回去睡覺吧。』

『我沒有喝醉：你瞧，我的頭腦清醒得很呢。我知道，坐在我前面的一位又可愛又美麗的女郎，就是叫我日夜相思夢魂顛到的夏風小姐……』

不等他說完，夏風忙又站起，正色道：

『松濤，你可知道你在說些什麼話！』

『我當然知道，我在說些什麼話。』王松濤跳下床來，站在她的對面。『小風，我求你，你別裝蒜，不用我明說，你一定全懂得我的一番心事。』

『咦，這又怪了，我又不像你一樣是個劇作家，怎麼會知道人家的一番心事呢。』夏風冷笑。

『不，我求你……』

『求我什麼？』

『我求你，我求你，』王松濤忽然雙膝下跪，伸出一雙顫抖的手來。『像西洋人所說的，我求你的手！』說着他垂下頭去，縮作一團，只剩那一隻手在他的頭髮邊顫抖。

「哦，你是向我求婚嗎？」夏風笑出聲來。

「我知道你會懂得我的。」

「可是，你懂得我嗎？」夏風拉長了調子說。「得了吧，誰會想到紅極一時的大劇作家，在半夜三更和一個可憐的小演員演起戲來呢！好了，好了，松濤你一定喝醉了，快起來回去睡覺吧。」

「我沒有醉，我沒有醉。你不答應我，我不起來，我自殺。」

「當真嗎？你的性命怎麼這樣不值錢哪！」

「沒有你，我活不成。」

「那末你起來。」

「你答應了？」

「我還沒有。」

「我不起來。」

「我命令你起來！」

王松濤彷彿不敢不起來，慢慢的站直身子。

「好吧，孩子，你別忙，且坐下，我跟你談談。」夏風先在椅子上坐下了。「你給我擦一個火，讓我先抽一支煙。」

王松濤戰戰兢兢，給她點上了火，在床沿上坐着，這時酒已醒了一半，滿臉憂懼之色，望着夏風，彷彿生死存亡都操在她的手中。

『你知道，我是一個離過婚的女人……』

『那不相干，我的頭腦並不那樣頑固……』

『請你別打斷我的話，我不是這個意思，』夏風搖了搖頭。『而你呢，在婚姻這方面說，還是一個不知不識的小孩。你明白嗎？這就是說我已經經過了一次試驗，深知道我所需要的是什麼，討厭的是什麼。因此，我就不能欺負你這個小孩。』

『你所需要的不過是愛吧了！』

『對了，你這句話說得很聰明。』

『那末，我情願真正犧牲一切來愛你。』

『請問，你怎麼樣愛我呢？』夏風審問他，期待着。

『我愛你，我崇拜你，我讚美你！你是主人，我是奴隸！爲了你，我可以死！』

夏風忙用手掩面，但掩不住眉宇間的痛苦絕望的表情。她忽然抬起頭來，大聲說道：

『我再命令你做一件事！』

『別說一件事，就是一百件事，我也遵命。』

『你立刻離開我這裏！』她伸手指着房門。

王松濤吃了一驚，然後掩面作哭聲道：

『小風，你太殘酷了！』過一會兒，他噴然說：『你簡直是一個不可解的女人！』

夏風躊躇了一下，終於問道：

『你知道我爲什麼要跟他離婚嗎？』

『那是因爲他對你的愛，不能叫你滿足。』

『對了。但是爲什麼不能叫我滿足呢？』

『因爲他不懂得女人的心理，他的愛不夠偉大，他不肯爲了愛而犧牲一切；他一方面雖然承認他是你的奴隸，可是他有時還難免想要反抗。我相信，我比他……』

夏風大笑。王松濤很不安的問道：

『你笑什麼？』

『我笑……松濤，你知道，上帝創造人類的時候，不僅男女的形體有別，而男女的性格也不相同的嗎？你知道：女性憑什麼來吸引男性，而男性憑什麼來吸引女性的嗎？』

王松濤直翻白眼。

『若論男女間的關係，自居於奴隸的地位，隨處奉命唯謹，固然是愛的表現；但是自居於主人的地位，隨處順從己意，難道不是愛的表現嗎？你知愛有陰陽剛柔的分別嗎？』

王松濤不語。

『祇有真正的男子漢大丈夫，才具有的那種原始的淳樸的剛強的甚至暴虐的愛，是多麼吸引人哪！』夏風忽然異常興奮，大眼圓睜，光采逼人，彷彿在舞台上演最緊張的一幕，而忘身在斗室中。『他真愛我，但是爲什麼沒有一點真正的男子氣呢？他爲什麼把我這個凡人當作女神呢？他爲什麼要隨處順從我，那怕我想錯了念頭做錯了事而不加管束呢？一個隨處能得滿足的人，結果反而感到不滿足。他難道不曉得一個嬌養慣了的孩子，總愛無緣無故發脾氣的嗎？他難道不曉得他越是退縮，我就越要進攻嗎？我罵他一句，他爲什麼不罵我十句；我打他一下，他爲什麼不打我十下呢？天哪，男子漢的氣概在那裏，男子漢的魄力在那裏？』夏風過分激動，不能再往下說，便伏在桌上嗚咽起來。王松濤呆了一會，上前去安慰她，却被她一手推開。

『你是說，如果他是一賭徒，一個酒鬼，輸了錢回家來罵你，喝了酒回家來打你，也許你倒反而會愛他，是不是？』

『只要他真心愛我，』夏風抬起頭來，很鎮定的答道：『那怕他罵我打我，總比整日整夜崇拜我讚美我，叫人痛快得多呢。你忘了李力昂的妻子對女兒說的那句話嗎？It is possible dear, that some one may beat you and beat you and beat you and not hurt you at all.』

『哼！』王松濤忽然跳將起來，向她啐了一口，罵道：『你這個不受抬舉的小賤人！』他

跑出去，將那房門砰的一聲關上。

夏風先是發愕，繼而狂笑，樂得不禁手舞足蹈起來。

三 生日禮

劉雪村吃過午飯以後，照例和他太太分工合作，他洗鍋碗，太太洗衣服。這天他特別匆忙，洗好鍋碗，就太太的洗衣盆裏將肥皂洗乾淨了油膩的手，披上舊灰布大褂，回頭對着太太那雙沒有穿襪子的腳望了一眼，蒼老黃瘦的臉上現出帶有稚氣的微笑，急向外走。

「這末早就去辦公啦？我看麵就不用買了，現成還有一點飯，再照舊煮點稀飯就行了。吃麵不合算，憑空又多花幾塊錢。」劉太太從洗衣盆上抬起頭來，瘦小的臉上深刻着皺紋。「這年頭兒，還講什麼禮性，平價米能按月不缺到日子不錯的從上頭發下來，也就算好造化了。」

「你不用管，別的禮性講究不起，反正今天麵是非吃不可，待回兒我下了班上街帶回來。我還想……」劉雪村想說又不說，再看了一下她那沒有穿襪子的腳，彷彿喜不自勝。但又不願給太太看破，便摸着站在身旁的小女孩的頭，故意彎了身子附耳低聲對他說：「小英，你乖乖的在家裏，待回兒爸爸買東西你吃。」

「那末，你今天就抽空兒早點下班。」劉太太說着。又低下頭去洗衣服。

「早，只怕早不了，有兩件公事限今天下午抄好。看吧，我趕着抄吧，多回兒抄好繳上了。」

去，多回覓下班。」說着，劉雪村一隻脚已跨過門檻了。

他急忙走到辦公地點，樓下消費合作社門前早已黑壓壓擠滿了人，一問才一點四十分，離規定辦公時間還差二十分鐘。他本來打算先上樓去簽了到，再下來等合作社開門，趕早買了東西去抄公事；因為看見往常非到兩點半鐘收簽到簿時不來上班的一般同事紛紛早到，不覺一驚，惟恐便宜貨買不到手，便亦不敢擅離，索性往人堆裏擠去。

消費合作社的門窗都緊閉着，從玻璃窗裏望進去，只見靠牆安着四個木架，兩架上堆着日用物品，兩架上堆着各色布疋。木架兩旁擺着油羹甌子洋鐵箱，靠牆角的三角樹上放着八九個玻璃瓶，內裝花生米，茶葉，糖菓等零食。櫃台是四張辦公桌，擺成曲尺形，上面放着筆硯、墨水瓶、算盤、秤、尺、剪刀等類。消費合作社門旁牆上，掛着一塊黑板，用粉筆寫着「本社新到大批貨品，準於本日午後二時發售，價廉物美，欲購從速！」兩行美術大字，旁邊是一張貨品價目表。

消費合作社既然不是普通商店，門前圍着的許多人當然亦非普通顧客可比，而是經過選擇的一羣體面人物。其中有穿中山裝的穿西裝的以及穿夾外套的，還有穿灰布大褂的穿藍布大褂的以及穿嗶嘰夾袍緞子馬褂的；除了男人以外，還有燙頭髮的梳小辮兒的以及穿花旗袍的穿短大衣的女人。總之，一望而知不是阿貓阿狗張三哥李四姐一流等閒之輩。

「這回到的東西真多，而且可真便宜。」

『怎樣不便宜？陰丹布十六元一尺，街上要二十五元一尺。自由呢街上買二十八元，這裏只十五元。』

『女襪街上要十八塊錢一雙，我們這合作社只賣十塊錢一雙。東西是真便宜，可惜少點錢買。』

『哼，沒有錢也得買呀，這回不買下回又要漲價。』

在這紛紛議論之中，忽有人不耐煩的說『怎樣還不開門呀？』接着就有許多人附和道『對啊，應該提早開門，免得人來多了擠得不可開交。』這倒是個好題目，於是在場的人都埋怨起管理合作社的人爲什麼不早來開門。結果竟有人輕輕用腳踢着合作社的門，用手敲着合作社的窗，最後一致決定派工友上樓去請合作社經理王先生回來。過了一回工友下來，有氣無力的用四川話對大家說道：

『王先生說的，他要等報，現在還沒有到鐘點，他說等打了上班鈴，跟到就下來開門。』

有些人罵，有些人笑，有些人打聽現在還差幾分鐘，有些人建議提早打上班鈴，還有些人不聲不響往空處攢，屈臂穩步作欲爭鬪狀。

這時劉雪村便亦緊張起來，趕忙又到黑板那裏看清楚了貨價，仿照大家榜樣，從口袋裏掏出合作社發的購物憑摺來，再將關金一圓夾在摺子裏面，用手高高舉起，鵠立人叢中。這時又

有許多同事陸續趕到，他的左右背後圍着好幾排人。

『老劉，你買什麼呀？』旁邊有位同事隨便問他。『買布嗎？』

『那有錢買布，只買一雙——女襪。』劉雪村的蒼老黃瘦的臉上依然帶着稚氣的笑容，但是態度很不自然，伸出乾癟的左手來摸着上唇的短鬚。

『嘿，老爺給太太買襪子，他們夫婦的感情真好！』

『咦，』劉雪村露出略帶黃色的牙齒，擠着細小的眼睛苦笑了一聲。『我們將近四十歲的老夫老妻，什麼都說不上的了。只是冬天快到，我內人還打着光腳……』

忽聽鈴聲響，大家頓時一怔，剎那間無聲息，人之浪向前湧，接着前面的人就喊：『各位先生不要擠呀！』人之浪應聲暫時穩住，但過不一回又繼續向前湧，地下發出一陣嘈雜細碎的脚步移動之聲，頂上只見一層大小肥瘦長圓的人頭，以後牛皮紙封面上印着鉛字寫着墨筆字以及打着紫色號碼的購物憑摺裏夾着的一百元五十元法幣和一元五元關金在擺動着。

『各位先生不要擠，當心櫃台，當心玻璃。不要擠呀，不要擠呀！退後一點，讓我們好開門。』打從後門進去的合作社王經理在裏面大聲嚷着，另外兩位職員和一位工友亦同聲呼喊。

鑰匙聲響，大門打開，阻塞住的人之浪忽然找到出口，急向前衝，當先一位穿藍布大褂的肥頭大耳的胖子像砲彈一樣被直射到櫃台上去，砰然有聲，櫃台應聲往裏倒，合作社裏的那位

工友眼明手快力氣大，忙將那張辦公桌做成的櫃台往外擋住，桌上的筆硯墨水瓶先向裏歪，再向外倒，離桌墮地，濺得那位胖子一身。

後面擁擠的人知道闖了禍，站穩脚步，身子往後一仰，潮流就此倒退幾分，因此那位胖子得有轉身餘地，胖圓的臉紅得像血灌豬頭，喘氣如牛連肩膀都跟着閃動，細小無神的眼睛好不容易突破臃腫的眼皮的重壓而睜開出來，厚嘴唇顫動着，聲音沒有發出先吐白沫，彷彿費了好大勁兒向大家罵道：

「這樣子擠法，簡直像強盜一般。受過教育沒有？秩序都不曉得維持，配做公務員！這樣子中國就沒有辦法，就不會有最後勝利！幸虧合作社只買一點平價的物品，要是果真實行計口授糧，腦袋都要打破。呸！」

「算了，老周，你趕快回家把大褂脫下來用米湯洗，趁熱，墨水是洗得掉的。」站在胖子旁邊的一位瘦長個兒一面說着，一面趁勢溜到前面去，將購物憑證向櫃台上一丟，喊道：「一丈五尺自由呢，一支先施牙膏，兩斤白糖，一斤餅干……」

正當那位瘦長個兒大聲叫買時，站在後面而被那位胖子惡罵了一頓的人，幾乎同聲發出各種反應。好在人多嘴雜，分不清是誰在說話。

「喂，你罵誰？瞧你那樣子，只怕也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對啦，你才配當公務員，到了辦公時間不上班，第一個擠在合作社門口亂罵人！」

『嘿，果真實行計口授糧，你就吃不到那樣胖！』

『算了，大家都是同事，何必爲了貪這點小便宜罵起來。』

『對啦，你太胖了。誰叫你像一扇屏風似的擋在門口，叫人進出不得。抗戰時期，長這麼胖，就不應該。』

接着是幸災樂禍的一陣大笑。

那周胖子聽得衆人回嘴，本想再罵幾句，忽然聽見那位瘦長個兒的叫買聲，便連忙轉過身去，也將摺子丟在櫃台上，一邊用肥短的手指拍着瘦長個兒的背，沒好氣的說：

『老兄，你倒好，叫人家回家去脫大褂，自己捷足先登！你不知道人家一吃飯就跑來等，那時候還不到一點鐘呢，而且墨水又濺得滿身。這似乎應該讓我先買了東西再回去脫大褂才對呢！』接着他又大聲喊着王經理道：『一丈五尺陰丹布，半打毛巾，三連肥皂，六包牙粉。對不起，請你再把牙刷給我挑選一下……』

『周大哥，你買你的，我買我的，油一路水一路，各不相干。』那位瘦長個兒看見合作社裏的一位職員在給他量自由呢，連忙改口懇求道：『李先生，請你尺裏放寬點，聽說這種自由呢縮水大……』

這時合作社門前，像孔雀尾巴似的聚滿了人，因爲看見前面已在交易，而且起了一個風波，大家亦就不再你推我撞向前擁擠了。但是儘管王經理在裏面發號施令，要大家排個一字長

蛇陣，而大家還是各就各位，毫無列隊之意。劉雪村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被周圍的人夾在中間，動彈不得，這樣站着倒亦樂得省勁，彷彿自己的體重由別人負擔去了一樣，只是高舉着右手，未免有點發酸。他的細小眼睛老釘着夾在購物憑摺裏的一元關金，心上計算：一元關金就是二十元法幣，買了一雙女襪，應該找回十元法幣，下了班上街去，一斤半麵七元八角，應該找回來二元二角；拿這二元二角去買二兩六錢花生，於是一元關金就此用完。一雙女襪比街上便宜八元，這就等於白吃一斤半麵，沒有花錢，誰還能說不合算！二元花生算是多花了的，但在這年頭兒，二元法幣抵不到以前二分錢，算得什麼！劉雪村正這樣想出了神，不防頂前面一胖一瘦兩位先生夾了陰丹布自由呢棒了牙刷牙膏等類擠出來，人堆裏突然起了騷擾，他不知怎麼被四圍的人抬起來走了幾步路，生怕碰交，右手一鬆，摺子和關金一齊落了下去。他想彎腰下去檢，四圍是人砌的牆，不行，他很着急，大叫起來。過了一回，好容易才有位同事給他檢了起來，勸他不必再擠在人堆裏，他覺得重新得到了摺子和關金彷彿是意外之喜，便退出人堆，站在一邊喘氣。離他不遠，一位將近五十歲的老門房，反叉着手，冷眼旁觀，神情瀟灑，向他搭腔道：

「劉先生，硬是擠得很，比趕場還鬧熱。你啥子東西擠落了？」

「我的摺子我的錢差一點給擠不見了。」劉雪村將他當作一家人一樣很親熱的回答。

「這回子硬是太擠很了，房子都怕擠倒。這些先生們，平日間看他們個個儘都是文縷縷的

白面書生，那曉得擠起來個個還滿有點力氣呢。古話說得硬是不錯，人不可貌相。」

劉雪村苦笑着點點頭。

一位身穿破舊制服的年輕工友，急忙從樓上跑下來，手拿了幾個摺子，一手抓了一大把鈔票，走到人堆後面，到處亂攢，見擠不進去，便蹣跚伸頸，眼睛看着一本打開的摺子，向合作社裏大聲喊道：「王經理，高祕書要買東西。女用襯袴兩條，女襪一打，毛巾被單一條，芝蔴糖一斤……」

劉雪村聽說高祕書要買女襪一打，不覺一驚，生怕自己買不到手，便做了幾個勢子，低聲向那工友道：「趙吉祥，你若擠得進去，請你代我買一雙女襪。」

「我的好先生哪，我有幾雙手呀！高祕書的兩條女用襯袴買了之後，還要給馮科長買一丈五尺什樣豬油呢，還要給孫主任買……」

「算了，算了，你別大聲叫啦。」劉雪村自討了一個沒趣，連忙搖手，接着就躲到另一邊去，免得被人注意。

等到劉雪村走到櫃台前面時，四個木架上的貨物大致都空了。

「一雙女襪。」劉雪村很興奮的說。

「早就賣完了。」

劉雪村一怔，眨着細小的眼睛，蒼老黃瘦的臉上漸現陰沉之色。過了一回，他自言自語

道：『不是聽說到了很多嗎？』

『是很多呀，一共十打。全機關不過一百個人左右，有太太的不過七八十人呀。』

『沒有太太的買了女襪不是可以送給女朋友穿嗎？十打怎麼嫌多！』合作社裏另一職員打趣着說。兩人都笑了。

但是劉雪村却不懂得這句話的幽默，沒有笑，呆了半天，才將摺子和關金塞進口袋裏，拖着沉重的脚步上樓到辦公室去。

辦公室門口擺着一張桌子，上面有一枝禿筆和一個大硯盤，還有一把大茶壺。劉雪村心不在焉，拿起筆來在硯盤裏蘸了幾下，一看桌上再沒有別的東西，於是神態慌張到處亂找。坐在桌旁的一位工友故意作弄他似的問道：

『劉先生，你啥子東西不見了，朗個這樣子歪起腦殼結實找？』

『簽到簿呢？』劉雪村質問他。

『噢，那個嗎？各位先生在樓底腳搶買家私的時間，早就收起來了，高頭規定兩點半鐘收簿子，這下兒怕有三點多鐘了。』

劉雪村丟下筆，走進辦公室。一大間房子，擺算近二十張辦公桌，人七零八落，有的在閒談，有的用舊報紙在包裝合作社裏買來的東西。他走到屋角裏一張桌上坐下，呆着。過了一下，他向着旁邊一位正在吃芝蔴糖的年輕同事低聲問道：『你簽了到沒有？』

那位年輕的同事塞得口滿芝麻糖，嘴裏沒有空，只點一下頭。

「你不是比我早上樓幾分鐘工夫嗎？」劉雪村幾乎自言自語說。

「呃，呃，」那位年輕同事好容易將嘴裏的芝麻糖打發下去，哽哽咽咽的說，「我看見他們上午下班的時候都簽了下午的到，所以我也是上午先簽了的。」

劉雪村又楞住了，過了半天，才輕輕的嘆了一口長氣。他打開抽屜，取出公文紙來，磨好了墨，伏在桌上繕寫。這天有點古怪，不是墨太淡，就是筆脫了尖，反正寫出來都不成樣。他疑心誰跟他換了筆和墨，但是仔細一看，還是他那一枝老胡開文雙羽雞狼毫，一錠松滋侯。他試了好多回，才算得心應手寫出一筆靈飛經；但是後來不知怎麼竟在公文上寫着「該員無故曠職應予申斥」字樣，直到快寫完那一張時才發現，不覺打個寒噤，只得撕去重寫。

天漸黑了，辦公室裏陸續有人抱着布疋以及其他什物先行下班。獨有劉雪村伏在桌上，筆不停揮；兩件公文剛寫完一件，便聽見下班鈴響，他嚇了一跳，那枝雙羽雞狼毫幾乎從手裏掉下來。那兩件公文規定當天繕寫完畢，可是還差一件。他怔了一回，決定當天抄完，明天一大清早繳上去。屋角裏實在看不見了，他便移到靠窗子別人的座位上去。工友早在收拾辦公室，一陣灰起，喘得劉雪村連聲咳嗽。工友掃到靠窗子時，他又搬了一次家。工友皺着眉毛，面露不愉之色。最後那工友出去時，故意大聲關門，弄着鐵鎖，很不耐煩的咕嚕道：

「別個儘都回家去吃宵夜了，他獨自還躲在裏頭寫些啥子東西！老子一大清早起來，忙到

這下兒還不得歇。喂，『那工友重又推開門，大聲喊道：『劉先生，你不下班我要下班了，我要鎖門。辦公室裏不見了啥子家私，我賠當不起。快點，我要鎖門了。』』

劉雪村還差半頁沒有寫完，只得找一張廢紙將文稿等類包起來被迫走出辦公室。他走下來時嘗對着到街上去的方向呆了一回，終於搖了下頭，背道而行，走回家去。

這時暮色蒼茫，太陽已落山後。山間霧氣瀰漫，遠望樹木村舍，一片朦朧。他獨自在荒野裏走，穿過坟堆爬上高坡，除自己的脚步踏在堅硬的泥路上發出沉悶寂寞的聲響外，四圍沉靜得像凝凍在冰中。

前面的山坡上，有幾間矮屋，靠東一間屋子的小窗裏，射出微弱的燈光。一個中年婦人拉着一個小女孩，站在門口等候。劉雪村的脚步逐漸緩下來，走到近處，竟低着頭立定下來。

『爸爸！』

抬頭看時，那小女孩就像皮球似的從上面順着斜坡直跑下來。

『雪村，你怎麼這回兒才回家！天黑了，等得人好心焦。』站在門口的中年婦人很親熱的說。

『爸爸，我要吃東西。』那小女孩已跑到劉雪村面前，看見他手裏拿着一個紙包，一雙小手上去就亂抓。

『該死，你搶什麼！』他很狠毒的打了她一下。像誰殺了她一刀似的，那小女孩放聲大哭。

『小英，你上來。爸爸累了，辦了一天公又上了街。東西回家來吃，你別哭。』中年婦人急從斜坡上跑下來，很體貼的說。

本來呆在那裏，看見太太下來，便從另一條路走上山坡去。

『你怎麼啦，雪村？』

他不理，只顧走。

『小英，你別哭啦，回家吃東西去，吃麵。』劉太太拉着小英的手，走上斜坡。『雪村，你真累得話都懶得說了！灶上一大鍋水只怕又快燒乾了，一連燒了三鍋水，你瞧，我們等得你多久！』

『麵沒有買，你快去燒稀飯吧！』他頓着足喘着氣，帶着哭聲說。

『什麼？』劉太太說着楞了半天，很失望的嘆了口氣。『你不買就算了，先何必說得那末真！早說了不買麵，這回兒稀飯早就煮了，現在害得人家又要重新來，二十年的夫妻啦，跟我開這麼大的玩笑幹嗎！誰指望你來給我做什麼生日，捨不得錢就別空討好，當人家把戲玩，人家不是沒有心肝的。我不是早說了吃麵不合算，你……』她又拉了小英一把。『小姐，你別哭啦，天生你沒有福氣！人家生日不吃麵，可也別哭了，讓人家討個吉利。』

劉雲村先走到家裏，看見屋子裏收拾得很乾淨，像要款客的一樣。床上新鋪了乾淨臥單，桌上已經擺齊筷子和拌麵的幾個素盤子。他看了一眼，悽然苦笑。劉太太拉着還在抽噎的小英隨後進來，他偷眼看見他太太的頭髮梳得很光，還戴了一朵小紅花，瘦小的臉上敷了粉，彷彿年輕了幾歲。再看小英，亦換了乾淨褂子，新洗了臉不流鼻涕，他暗中用手打着自己的頭。

劉太太獨自走到後半間灶房裏去淘米煮稀飯。小英靠牆站着，低了頭咬衣角。劉雲村發了一回呆，幾次開口想說話，可是話總在喉嚨裏哽住說不出來。然後他將紙包放在桌上，拿出筆墨來就桐油燈下抄寫。但是寫不到幾個字，眼淚就簌簌的滴在公文紙上。

「怎麼，你還沒有抄完嗎？」他從灶房裏走出來很關心的問，走到他的近身，忽然大吃一驚。「咦，雪村，你哭了？什麼事呀？」

「小英媽，我……我對不起你……」劉雲村猛然抬頭看了她一眼，便伏在桌上哭出聲來。

「得了，什麼事對不起我呀，你又發書獸子氣了。我們做了二十年夫妻，你不嫌我醜，我不嫌你貧，反正同船合一命，誰也沒有對不起誰。怪我不好，因為怕再煮稀飯太晚，而且可憐了白燒三鍋開水，所以把話說重了。」她像哄小孩兒似的撫摩他的頭，搖他的肩膀。

「你不知道這個，我是決心要給你做生日的，而且本想送你一點生日禮，你整年不穿襪子

……」他伏在桌上連哭帶說。

「得了，得了，你別又發書馱子氣啦，你別哭，起來抄完了字，回頭一家人快快活活喝一頓滾湯稀飯，就算是你送我的再好沒有的生日禮了！」

四 師道

趙老師坐在教員休息室裏改卷子，卷子像小山似的堆在桌子兩邊，他提起紅筆細心批改。他將近六十歲，禿頂，帶着闊邊近視眼鏡，格外顯得顎骨高，下巴尖。身穿一件細袖滾邊褪色舊綢長褂，領口被鬍子擦得很破爛。他時而振筆疾書，時而舉起紅筆擦着光滑的頭頂，皺起眉毛曬着嘴。後來他將紅筆狠氣往桌上一丟，嘆口氣道：

『狗屁不通！腦子裏不知在想些什麼，哼，一百塊錢，十塊錢的票子，麻將牌，撲克牌，把腦子裏塞得一竅不通，這些紳糧人家的子弟，讀什麼聖賢書，簡直是污辱斯文！』說着，他抓起面前那本卷子，轉過身來預備給別人看。『看吶，高中三年級生寫的作文，狗屁不通，白字連篇，怎麼得了！再過幾個月考大學考不上，那可怪不得我趙老師。我前後教了三十多年國文，從來沒碰到這些沒出息的學生。你們看，你們看。』他一邊說一邊抖着那本卷子。

這正是上課的時候，教員休息室裏人並不多。四十多歲穿舊制服的算學教員李老師正和年輕的體育教員周老師在下象棋，專心致志，埋頭作戰，彷彿沒有聽到趙老師的一番牢騷。坐在休息室那末端的書記石師爺，本來正在寫鋼板，似乎對於趙老師很表同情，一手托着額角，一手輕輕拍着桌子，細心研究趙老師的禿頂，高顎骨和尖下巴。此外還有一個剃光頭打光腳的校

工老江，正在整理休息室當中一張長方桌子的粉筆盒和點名簿，他忙他的，不動聲色。休息室內暫時靜寂，只有壁上的鐘聲，以及疏落的棋子聲。同時，附近室裏各位老師的講書聲，以及學生的抽屜開關聲和咳嗽聲，聽得格外響亮。趙老師覺得很寂寞，又嘆口氣，轉過身去，將那卷子丟在桌上，紅筆仍舊擦着光滑的頭頂。石師爺似乎對於趙老師已不再發生興趣，舉目四望，神情閒散。

不久，有位頭戴半新草帽，身穿熟羅長褂，手搖紙扇，六十多歲的人，大搖大擺的從外邊進來，經過教員休息室，在當中那張長方桌上取了一枝粉筆，逕向後面教室裏去。石師爺等他走過以後，望着壁上的鐘冷笑，想找誰「擺龍門陣」，見沒有人理，呆了一下，只得又低下頭去寫鋼板。

「將！」體育教員周老師用粗大的手抓起「馬」來向前跳去，與高采烈的大聲叫道：「一邊馬將，一邊車將，看你怎個辦？」

算學教員李老師一時慌了手脚，想把周老師那匹「馬」退回原處，却被周老師一手按住，移動不得。李老師無可奈何的站起身來，摸着幾天沒有刮的鬍子苦笑說道：「你「打體育」的力氣大，算你贏了。」

「算我贏了？」周老師一把抓住瘦小的李老師，「豈有此理。你說，硬是我贏了。」

李老師不肯服輸，還想鬬口，忽然先前走向教室裏去的那位六十多歲的人，又大搖大擺的

走進教員休息室，很氣憤的說：

『硬是怪，輪到我上文學史總是出鬼；我還沒有上堂開講，別個老師就搶到去了。呃，硬是怪得很。』

『錢老師，怎個的？』李老師連忙接談，眼望着壁上的鐘。

『呀！』錢老師抬頭亦望着鐘，不覺吃驚，露出脫掉幾個牙齒而又烏黑的口腔。『怎個？爭五分鐘就是十一點了！不對頭，不對頭。我看這下兒頂多九點半鐘。你看太陽光嗎？』

『錢老師，你的文學史是幾點到幾點？』周老師暗向李老師眨眨眼，故意問。

『九點十分到十點。』錢老師仔細端詳那隻鐘，斯斯文文的搖着紙扇，臉上憤氣全消，臨走時自言自語道：『不對頭，硬是快了一個鐘頭，再少也快了半個鐘頭。早曉得，我就不必空跑這一趟了。』

等他走出去之後，石師爺忍不住先笑出聲來。李老師搖搖頭，走到長方桌子後面的破藤沙發上坐下。周老師亦在旁坐下，移過一張竹凳攔着又粗又黑的大腿，伸了一個懶腰，說道：『大神糧嗎？教啥子書。十天倒有九天缺席。兼課的鐘點費，每月拿下來還不夠他道一下啲。』說着他伸出左手的大指和食指來比作鴉片鎗。

『他一年有五百擔穀子，要管三十萬塊錢，那比得我們這些窮教員，多上一點鐘貪一點鐘的錢。他是爲了面子，爲了整天坐在屋頭嫌太悶氣，所以高興一禮拜來上四堂啥子中國文學』

史。他是本地紳糧，校長自然非得敷衍他不可。」李老師很感慨的說。

「不過像他這樣十天倒有九天缺席，總也不成體統。」周老師很輕飄的蹺起穿了籃球鞋的腳來，用手扳着，又很輕飄的放下，不愧是個體育教員。

「現在還講啥子體統，教書是三百六十行中頂沒有出息的一行。學生根本不想讀書，屋頭有錢，趁早畢業混張省立中學文憑，回到鄉裏去做坐地天皇。學生固然不愛上課，其實先生何嘗高興上課。你想，一個專任薪水連津貼不到五百元，自己吃飯算是承蒙學生恩賜，美其名曰『尊師』，一家老小又『尊』不到，怎個辦？當真不如一個泥水匠木匠或者腳夫。改卷子不算，平均一天要拉直喉嚨大叫四個鐘頭，真不是好買賣。所以知己知彼，現在做教員的，都要應用三大妙法。」

周老師出來做教員才兩年，不懂所謂三大妙法，瞪着大眼望李老師。

「第一，」李老師像在教室裏講書似的說，「遲到早退法。第二，輪流缺席法；比方說，今天缺甲班的課，明天缺乙班的課。第三，慢寫少講法。」

周老師聽得有味，忍不住拍着大腿笑了，接着便問什麼叫做慢寫少講法。

「你是打體育的，怪不得不懂。寫是寫黑板，講是講書。嘴酸了，喉嚨乾了，只好用手來幫忙；字太寫快了，手也會發酸。」

「好嗎，」周老師笑得跳將起來，「你們這些老師！」

『這有啥子辦法！生活艱難，那個不想弄錢。教員弄錢只得多擔課，太多了身體吃不消，自然只得想些法門。說起來還有一法，這是一禮拜上三十二小時的王老師發明的，硬是有道理得很。』

周老師聽着又楞住了。李老師笑道：

『他的辦法是在下課以後的十分鐘之內，決不亂費一點精神。不相信，回頭你當面領教就是。』

正說間，校工送上一大捆報紙和信件來。李老師檢出一份成都報紙來看，說道：『看看教育廳有啥子好消息給我們，但願我們能照國立中學教員一樣待遇，也就心滿意足了。』

周老師急忙在信堆裏亂翻，忽然檢出一封用西式信封裝得很厚的信來，臉上現出頑皮的笑容，將那封信在李老師面前一晃，然後藏在短袴口袋裏，一邊很得意的說：『今天又要敲他兩塊錢花生吃。』

李老師匆匆已將各項標題看完，大概沒有發現什麼好消息，索性翻過來看廣告，順口說道：『你們這些光桿兒，硬是要算最爲幸福。啥子戀愛呀，情書呀，起勁得很。像我這樣，見了女人就覺得頭痛。』

『頭痛？三個月以前，你太太還不是生了第五個孩子。』周老師嘻皮笑臉的說。

『就是因爲這樣子，我才覺得頭痛呀！』李老師皺着眉頭。

『那怪你！』周老師很敏疾的伸出中指來點李老師的鼻子。

李老師無意識的撫摸長着絡腮鬍子在下巴，正想大發一頓牢騷，忽聽壁上鐘打十一點，打個呵欠，站起身來走到他的辦公桌上，抽出一本高中代數來翻閱，預備下一堂的課。接着就有一個年輕校工，死樣活氣的走進休息室來，幾乎不用眼睛看只一伸手就將掛在壁上頭上繞着紅綢帶的軍號取下來，很機械的走到休息室後面，向着各教室吹下課號。號聲未完，就有幾個教室裏發出雜亂的聲響。休息室裏的空氣，彷彿頓時緊張起來。剃光頭打光脚的校工老江，已將一盆熱水打好，拿着猶冒熱氣的手巾，預備歡迎手上書上身上鬍子上頭髮上甚至教鞭上都沾着粉筆灰像殘兵敗將般退下來的各位老師。第一位進來的是王老師，瘦長個子，身穿灰布中山裝，四十多歲，髮已花白，緊閉着嘴，半睜開眼，像是假寐一像，可是脚步非常敏疾。他先將開明英語讀本第二冊放在自己桌上，走到長方桌前一手放下點名簿和粉筆盒，一手接過老江的手巾，很輕巧的擦着頭面以及雙手，連忙端起一杯開水一飲而盡，乘勢往後倒退兩步，整個身子倒在一張破藤躺椅上，用脚撈過一張方竹凳，攔好了脚，合攏眼睛像死人一樣，毫無聲息動靜。坐在旁邊破藤沙發上的周老師，自從聽了李老師的話，特別留心觀察這位王老師，暗中不覺好笑。他就靠近一點，故意向王老師搭腔道：『累得很，王老師！』

王老師閉着眼睛點一下頭。

『王老師，上午你幾堂課？』

王老師照舊點一下頭。

「王老師，上午你幾堂課？」

王老師不再點頭，只從胸口舉起手來輕輕一搖。

「王老師，端午節快到了，你要不要回去看看你的太太，少爺，小姐，老太爺，老太太？」周老師說着，忍不住轉過臉去向李老師暗笑。

王老師這回既不點頭，又不搖手，只顧躺着養神。

「今天成都報上，」李老師忽然丟下高中代數，站起身來故意對王老師大聲說，「有個好消息：省府決議從本月份起，各省立中學教員增加生活津貼五十元，家屬津貼自三口增至五口。」

這時，休息室已經來了好幾位老師，聽着這個消息，又驚又喜，一齊叫出聲來，連那位趙老師亦丟下紅筆，轉過身來細聽分明。而反應最強的莫過於王老師。他急忙坐起，不小心將那方竹凳「拍搗」一聲，踢倒在地，張開雙手，大聲問道：「呀！真有這個好消息！報子在那裏？」

這一下引得李老師哈哈大笑，周老師笑得拍手跳腳。全休息室裏的人都跟着哄笑。王老師情知被騙，想要提出抗議，後來只張了嘴沒有說話，看到旁邊站着一位穿西裝的年輕英文教員孫老師有覬覦他的寶座之意，馬上又倒下去，撈起方竹凳擱着腳。

「王老師，這一下你的精神硬是喪失不少。」周老師站在他的面前像小丑似的笑着說。

王老師又舉起按在胸口的手來輕輕搖着，然後半睜眼睛，慢慢開口低聲說：「你這個打體育的，硬是像隻蒼蠅，嗡嗡的，吵得別個不得安寧。你笑我下課休息養精神，你到了我這個年紀，有了四個娃兒，自然懂得其中道理。一個人的精神有限，儘只消耗沒得補充，怎個得行。有錢的人講究衛生，吃牛奶，吃雞蛋，還要吃水菓幫助消化，你看我們吃啥子！現在算是尊師，做教員的在學堂頭有飯吃，荳芽呀，牛皮菜呀，白水煮鹽湯呀，儘都要叨學生的光，越吃越瘦，越吃越沒得力氣。你想，我一禮拜要上三十二堂課，初中國文，初中英文，高中公民，高中圖畫。上堂硬是沒得辦法，非開口說話不可，你不開口說話，學生倒開口說起話來了。下了課，自然應該休息休息，保養精神，免得下一堂上課時候，上氣接不到下氣。古話說，多開一聲口，多費四兩力氣。」王老師忽又想些什麼似的，皺着眉毛側過身子。「唉！你這個打體育的儘搗亂，害得我又……算了，你有精神，我沒得精神，你不要來跟我「擺」了。」他說着，舉起雙手遮在面前，彷彿生怕別人的聲音會從他的眼睛裏鼻孔裏或是嘴裏攢進去似的。站在旁邊的孫老師，不禁向周老師擠眉弄眼的微笑。

「嘿，你笑什麼？」周老師急從短褲口袋裏取出那封信來向孫老師一照，很俏皮的說，「情書一封存在我這裏，你拿兩塊錢花生來贖。」

「別胡說，是我的妹妹寫來的。」孫老師雖這麼說，年輕的臉上却露出笑容，無意識的用

手摸一下整齊光滑的頭髮，趁大家不注意間，就將那隻手伸過來搶信。

『是呀，親愛的哥哥，親愛的妹妹。』周老師將信又往褲袋裏一塞，轉身就跑。孫老師連忙邁趕，新皮鞋打在地上發出沉重的聲響，兩人一齊跑出休息室去。

王老師旁邊那張破藤沙發上，坐着三位老師。旁邊那兩位都在看報，當中一位是姓張的事務主任，他是當地人，將近四十歲，看上去還只剛過三十歲，身穿一件全新淺灰色嘉定綢長褂，袖口翻着，露出雪白洋布襯褂，新剪平頭顯得白胖的臉更見圓潤，嘴角刁着一枝小大英香煙，細聲哼着京戲，用教鞭在地上打着板眼。他忽然取下香煙彈去煙灰，對大家說：『今天上課，我發明了一個好辦法，如果有學生打瞌睡，就叫其餘的學生互相糾正。坐在他左邊的人，就「揪」他的左耳朵，坐在他右邊的人，就「揪」他的右耳朵，坐在他面前的人，就「揪」他的鼻子，坐在他後面的人，就「揪」他的頭髮。這個辦法硬是好，好得很！』他很得意的笑了，但是大家却毫無反應，並不感到興趣。過了一會，他還是很得意的重複說，『這個辦法硬是好，好得很！』

『唉！』將近三十歲的陳老師，啣着煙斗本在休息室裏來回踱步，沉思默想，忽然站定下來，嘆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道：『在這個小城裏教書！唉！』

『陳老師，你是學政治經濟的，怎個不到中央去活動活動？』張主任啣着香煙，很含糊的說。

『所學非所用，真是國家的一大損失。』陳老師接着說，『做夢都想不到我會在這小城裏教什麼史地。我的同班同學，現在有好幾個做到科長祕書了。』

『科長祕書還不是跟我們這些窮教書的爭不多少。』李老師放下高中代數，站起來說：『現在這個時代，根本不必讀書識字，不要說開汽車的，就是這小城裏的泥水匠木匠，甚至於擺香煙攤的老太婆，每月賺的錢都比我們多。』

『斯文掃地，至於此極！』趙老師拿着紅筆，轉過身來，拉着調子對大家說。

正當大家同聲慨嘆之時，剛給學生做完二氧化硫漂白實驗以致下課遲了五分鐘的年輕化學教員吳老師大踏步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校工，手捧大木盤子，一步一聲叮噠響，那木盤裝着試驗管，燒杯，酒精燈，銅屑，濃硫酸瓶以及一頭已經漂白的各色布帶。吳老師幫那校工將木盤放好之後，連忙過來用肥皂洗手，一邊望着那長方桌上的一大堆信件，欣然說道：『今天該我來檢查了，一定要檢查出幾封情書來加以扣留。』他洗完手，便在信堆裏亂翻，專門找那寫給學生的信。

『張主任，』坐在張主任旁邊的音樂教員鄭老師放下手中報紙，用頗耐人尋味的口氣對他說：『端午節快到了。』

『是呀，快到了，下禮拜三。』張主任故意很平淡的說。

『呀，我真倒楣。』伏在桌上看吳老師檢查信件的物理教員馮老師，忽然頓足道：『禮拜

三我剛巧沒有課。端午節碰到禮拜四就好了，我上下午共有五堂課。」

「端午節本來不放假。」張主任說。

「老師不放學生的假，學生也要放老師的假。」馮老師很神祕的說。

「下禮拜三我們全體教職員上張主任家拜節去。」鄭老師向大家提議。

「要得嗎，」接着就有幾個老師同聲附和。

「要得嗎，」張主任半閉着眼睛，煙頭黏在嘴唇上，滿不在乎的說：「你們要敲我請客，我就再請一次客。」

「張主任是大紳糧，又做生意，有辦法，不在乎。」李老師插嘴說。「兩桌客，不過三百塊錢。」

「張主任萬歲。」竟有幾位老師一邊嘔着涎水，一邊喊着。

「可憐我們平素吃的飲食太壞了，個個臉上都有菜色。從前學生不「尊師」，好菜吃不起，總還可以吃點好米。現在的米，張主任你如不相信，請在學堂裏吃一餐看。」鄭老師說。

「那你們這些老師硬是不識擡舉。學生尊師尊壞了？」張主任笑着說。

「其實學生心上那裏有尊師二字，」正在抽煙斗的陳老師很憤慨的說：「幾乎要把我們當作牛馬看待。每個學生半年平均只多出一升半米錢，就有權利命令老師跟他們吃一樣壞的米，

喝白水煮鹽湯。他們何處不花這幾個錢，禮拜天上館子，一吃每人就十幾二十元，打麻將，打撲克，輸贏總是幾百幾十塊錢。不錯，師生應該同甘苦。不過，我們從前已經苦過來的了，現在……唉，這年頭在這小城裏教書……」陳老師話沒說完，又啣着煙斗在休息室裏踱起步。

「油又漲了，」張主任忽又敲着教鞭向鄭老師點着道，「上月你不聽我的話，要不然囤一百斤，就憑空賺了二百四十塊錢。」

「我沒有錢哪，比不得你，張主任。那個不知道現在做生意比做官兒還強。」鄭老師嘆口氣說。

「呀，油又漲了？」正在細心批改學生作文的趙老師忽然很慌張的走過來，紅筆還拿在手上，問張主任道：「你聽說米要漲價碼？」

「那說不一定，過了節照規矩總是漲的。節前鄉下人等錢用，都拿米出來賣，米多，價錢自然相宜些。今天逢場，你可以多買幾斗。」

「多買幾斗？」趙老師沉吟着，無意識的將右手裏的紅筆交給左手拿着，右手摸摸口袋，苦笑道：「一斗米就要一百零幾元。對啦，我應該趁早多買幾斗，我一家大小九口，一月要吃四斗米，我還不在內。」

「趙老師，那你一個月薪水只夠吃米。」馮老師很抱同情的說。

「米漲了價，吃米都怕不夠。」趙老師苦笑着，一邊打量張主任，像有什麼爲難的話要說似的。

「嘿，這下可真給我碰着了！」吳老師忽然大聲歡呼，正從一個普通中式信封裏面取出一個粉紅色的西式信封，一邊拆開，一邊說道：「一定是一封求愛的情書。」

正在這時候，身穿藍布長褂矮胖身材的姓程的訓育主任從外邊進來，一邊喘氣一邊擦汗，先看了一下鐘，離上課還差兩分鐘，便笑道：「還好，沒有遲到。回頭學生說我這個訓育主任只顧趕場買米不上課，又是一大罪狀，」

「程主任，米漲了價錢沒有？」趙老師很焦急的問。

「漲了，一百零九塊半。爲了這半塊錢，我跟他爭了半天，後來我怕遲到，索性不和他計較了。」

「米還要漲嗎？」趙老師眨着眼睛。

「聽說還要漲。這場比上一場漲了四塊半。下一場說不定再漲五塊半。」

趙老師楞了一下，急忙回到桌上放下紅筆，又走到張主任面前，陪笑道：「薪水我借得太多了，張主任。不過，唉，不過，張主任，這回我又不得不再借……」

「多少？」張主任連忙說：「太多了怕……」

「一斗米錢吧。」趙老師急得直抓光滑的頭頂。

「那末，借個整數，一百元吧。」張主任掏出肥胖的皮包，取出一張鈔票來。「回頭你寫個借條給出納課。」

「那自然。我先去買了米，回頭再寫。」趙老師取了鈔票，邁開衰老的步子向外走。

「果然是一封求愛的情書！你們聽我唸。」吳老師展開一張粉紅色的信紙，馬上有幾位老師圍上去看。他們大聲唸道：「我尊貴的女郎，我聖潔的女郎……」

「親愛的哥哥，親愛的妹妹。」體育教員周老師雙手捧着一大包花生，一進教員休息室就大聲叫起來。

「豈有此理！」跟在後面臉上發紅的孫老師很扭捏的說。

「一封情書換一包花生，大家請啞。」周老師剛把花生在長方桌上打開，就有六五雙手上來抓著吃了。

年老的趙老師忽又跑回來，張望一下之後，走到石師爺面前低聲說道：「回頭教務主任來的時候，你說我上街有事去了，一會兒就回來上高三的國文。已經改好的卷子，請他先替我發給他們，我頂多遲到一刻鐘。」說罷，他又跑出去了。

同時，周老師已發現吳老師手上拿的情書，顧不得吃花生，一頭攢將過去。吳老師順便將信塞到他的鼻子上，笑道：「你這個打體育的中氣足，你來唸給大家聽吧。」

「我尊貴的女郎，我聖潔的女郎，你是前進的大時代女青年，我敬仰你，我崇拜你，我愛

你……」周老師像叫口令似的唸着。

正當大家聽得興高采烈之時，程主任忽然走到角上那個窗口，對着幾個探頭竊聽的學生喝道：「做啥子，還不預備上課去。」接着窗外發出雜亂的脚步聲和嘻笑聲。

「程主任，這封信我覺得應該扣留，簡直是存心引誘。」吳老師提議。

「我愛你已快三年了，我不敢向你宣佈這個祕密。你道我是誰？我是你的奴隸，我是你的同班，坐在你旁邊第三排第九張凳上的一個憂鬱的青年。我是……」

「大……大……低……低……大……大……」教員休息室後忽然發出上課的號聲，各位老師臉上的幸災樂禍的嘻笑，漸形消失，接着就有人很勉強的拿起粉筆匣和點名簿。周老師亦無意識的收斂一下聲音，彷彿中氣不如剛才充足了。

陳老師走到自己桌上，一邊翻出高中西洋史來，一邊狠氣磕出煙斗裏的煙灰。孫老師大概已回到寢室裏讀情書去了，不見影踪。程主任第一個走到教室裏去上生物學。張主任用教鞭當作拐杖，好容易將肥胖的身體撐了起來，打了一個呵欠，自言自語道：「早去早回頭。今天禮拜五，學生「打牙祭」到了十一點半，他們的心已經到飯廳裏去了，再講也聽不進去，樂得早退，兩便。」

「你這個主意對，兩便。」李老師亦跟着出去。

這時吹號的校工已經回來，將那軍號掛在壁上。王老師這才慢慢從破藤躺榻上坐起，輕手

輕脚取了粉筆盒和點名簿，不說一句話走到後面去。

吳老師正在整理那個大木盤子，預備再去做化學實驗。周老師繼續在低聲唸那封男學生寫給女學生的信：『我是你最忠實的僕人。我偷吻着你所走過的路上的塵土……』他唸到這裏，忽然憤慨道：『呸！平常操場上不洒水，他們就鬧着灰塵太多，不合衛生，現在居然用舌頭去舐那路上的泥巴了，渾蛋！』

石師爺在旁聽着，不禁笑出聲來。他想了半天，說出一句算是湊趣的話，『二天你周老師跟他們打體育，就叫他們伏在地上舐泥巴。』

五 囤積

李老師午睡起來，躺在破藤榻上養神。李老太婆靠桌子坐着，戴了老花眼鏡在補舊衣服。李師母袒胸露乳，正給第五個小孩餵奶，不時還要呵罵着那在院子裏圍着洗衣盆玩水的兩個孩子。忽然間，最大的兩個孩子從外邊跑進來，很興奮的嚷着『掛旗了！掛旗了！』

在沿長江的這個小城裏，掛旗是預行警報的表示。

李老師靜開眼睛，轉了一念，陡然跳起身來，披上舊綢褂子，直往外跑。

『噢！馬上就來空襲警報了，你還上那裏去？一上午不落家，這會兒你又忙着出去，找誰呀？』李師母說。

李老師已經走到門口，轉頭向她望了一眼，想說話又不說，逕自出門上街去了。他一直走到十字街口，在往南門去的那條街道的拐角上站住。他鬆了口氣，仔細回憶那句話：『我天天在城裏，夜晚都在城裏歇。不過一掛旗我就趕急出城回家；龜兒日本飛機硬是怕人，硬是要躲。』一個字都不錯，李老師還記得那個人說這句話時的神氣：一副凶惡的眼睛，不住的轉，不住的眨。他這樣回憶清楚之後，便耐心站在那裏守候，以為在這險要的關隘上，料想那個人插翼也難飛度。

在李老師對面的那個街角上，站着一個警察。旁邊木桿上掛着一面小白旗，上面寫着「注意」兩字，底下畫着兩架敵機。這時正是陰歷七月初旬午後兩時光景，太陽異常毒辣。街上已呈慌亂之象，小販急忙收拾貨攤；有些店鋪正將貴重貨品搬上雙輪大木車，以便空襲警報後，推出城去；街上行人頓形擁擠，來往不絕，有些已經夾着大包小包，紛向城外走去。李老師目不轉睛的望着每一個向南門去的人，可是沒有尋出那個人來。他站了一會，彷彿覺得對面那個警察在用懷疑的眼光注視他，便走過幾步去買紙煙來吸着，裝着沒事一般的樣子，而暗中却連在眼前飛過的一隻蒼蠅都不輕易放過。忽然他望見那個人遠遠的從北街來了，四十歲上下矮個子，頭戴淋了雨變了色塌了邊的大草帽，帶着煙容的瘦臉，一對凶惡的眼睛，嘴角掛着狡滑的笑，露出烏黑的牙齒，上身披着一件西式褲衫，不扣鈕子，底下穿一條短褲，打着光脚。李老師如臨大敵，頓時緊張起來，打算一把將他抓住，打他耳光，問他上午躲在那裏，爲什麼遍找不着，罰他立刻去找另外那個傢伙交出兩担穀子來。可是李老師馬上又覺得這種對付方法未免有失身份，一個中學教師豈能隨便跟那樣的人當街扭結；而且操之過急，不到山窮水盡輕易就走最後一着棋，萬一失算，豈不自絕退路。他知道那樣的人很難應付，如果你現得過於着急過於胆怯的話，那樣的人的一對凶惡的眼睛，便會識破你背後並無足以控制他的權力，那便更可肆無忌憚的愚弄你了。因此李老師就整理一下舊綢褂子，擺出一副上講堂的面孔，又斯文又高傲，讓着方步走到那個人所必經的地方，讓自己先被人看見，然後帶理不理的滿不在乎的問起

那個人關於穀子的事，或者藉故出城去躲空襲，順便邀他一同到另外那個傢伙家裏去取穀子。但當李老師這樣三思之後，却發現前面來的並不是他所要找的那個人！

鄭老師很失望，而且很憤慨；但是他依然站在那裏守候，他開始嘲笑自己，大熱天遇到警報，偏跑街上來守株待兔。他痛恨自己：憑空投什麼機，囤什麼積，買兩担穀子！不，他又為自己申辯，他是爲了米價漲得太快，而自己家裏人口又太多，所以才湊出三年的血汗錢來買穀子的。最後他又痛恨那個人和另外那個傢伙，他爲了一家八口的性命，決不平白受人欺騙；穀子過期已經五天了，他趕得快釘住他，逼他立刻去找另外那個傢伙交出穀子來。事有湊巧，李老師剛一轉眼，便瞥見那個人從西街來折往南街去了，西式襯衫短褲如舊，只是頭上沒有戴那頂草帽，滿腮長着短鬍子。李老師不禁跑上兩步，大叫一聲：『周保長！』

『喔，李老師。』周保長猛的站住，轉着凶惡的眼睛，嘴角掛起狡滑的笑，彎了下腰。『跟到就要敲鑼打空襲警報了，聽說飛機快要攔底下邊重慶了。』他說着轉身就想跑。

『喂，說起來，穀子……』李老師裝作順便說起來的樣子；但是忽又想到這個場合不很適宜，便楞着不往下說。

『這個你放心，沒來頭，有我！』周保長拍着敞開的胸膛。『李老師你們當先生的不懂得這個竅門，穀子硬是要焦乾的，咬在嘴裏硬是要崩呀崩呀響的才要得。儘他再晒兩三天，晒得硬是焦乾了，我再同你去風穀子。現在就撈起來，碾不到一擔米，你就吃了大虧。我周保長

幫你的忙，硬是要幫到底。我將來幾個娃兒上中學，要全靠李老師費心，我怎個好讓你吃虧呀。如果李老師等得要米，明天我叫我請的人先送點上來都要得。請了，李老師。」他又嘻出烏黑的牙齒來笑了一下，彎一下腰，轉身向前。

「那倒不必，我現在不等米吃。穀子存起不壞，我是買了預備明年吃的。」李老師掏出一塊手帕來，斯斯文文擦着額上的汗，因為他這時站在街心，太陽已當頂。等他擦乾汗，將手帕疊好裝在口袋裏時，周保長已經混在前面的人羣裏了。他想了一想，左手輕輕提起長褂的袂，快步上前喊着：「周保長，到底那一天我們去風穀子？」

「後天嗎？」周保長掉過頭來，皺着眉毛。

「我到那裏去會你？那家茶館？」

「我去會你好了，吃過少午。你會我難，我還有別的公事，東跑西跑沒得平仄。聽，敲鑼打空襲了！請了！請了！李老師。你到鄉頭躲飛機嗎？」

李老師果然聽到空襲警報的鑼聲，彷彿又覺得行人都暗中在笑他呆，警報聲中不去逃命，偏談什麼穀子！周保長走得很遠了，不便再追上去嚙嚙，明知這場談判不能算很成功，却只好向着周保長的背說了一聲：「要得嗎，後天我在家裏等你，請你吃中飯。」使人認爲他倆原來很有交情，中間並無糾葛，藉以掩飾自己的狼狽，就此結束談判，跑回家去。

李老師到家時，李師母像送子觀音似的，手裏抱着一個，身邊圍着四個小孩，早已很焦切

的等在門口了。李師母大聲埋怨，李老師支吾其詞，說是料想不會有敵機經過，不必出城去躲，一齊回到家裏。等了好久沒有緊急警報，大家也就安下心來。李師母忽然問起穀子，李老師心下恨她多管閒事，恰好那四個孩子正在吵鬧，便向着他們罵道：『你們這些活寶，警報來了也不曉得安靜會兒。都是你們害人，這些小飯桶！』

第五個小孩子被李老師的大吼嚇哭了，李師母忙拉出乾漉的奶來塞在他的嘴裏，皺起眉頭望着李老師。李老師覺得慚愧，低了頭，假裝出非常老到的樣子，說與其到期收濕穀子，不如過期收乾穀子。

『我看，』李師母說：『管什麼濕呀乾的，先把穀子到了手再說。本地人都不是好貨，看到穀子比前一月我們買的時候漲了一百塊錢一擔，他們就……』

『他們就怎麼樣？』李老師忍不住大聲嚷道：『敢賴！笑話！』說着他從皮夾裏掏出一張紙來。『這張期票上賣主中人都嘗簽名蓋章，他們敢賴！』

『你不用對我發氣呀！我不過是說知人知面不知心，錢到了他們的手，就是他們凶了。賣穀子的人我們根本不認識，周保長的底細，我們也不……』

『好了，好了，你不要說了。』李老師連向李師母搖手。『再說下去我們像是一個大傻瓜，平白上了大騙子的圈套，花了八百塊錢沒有看見一粒穀子！』他很興奮，在屋裏來回走着。『你把我看做傻瓜，我就做傻瓜好了。八百塊錢是我的，丟了也不關你事。都是爲了你們』

這些老小，我才想出這個冤枉主意來。我想發財嗎？我想做生意嗎？」

李師母知道李老師又在發書馱子氣了，不理他，低頭看着吃奶的小孩。四個孩子不聲不響的站在老祖母跟前，李老太婆放下針線，老花眼鏡還沒有摘，連忙拿起扇子來扇着孫子，不時偷眼看看兒子那付古怪神氣；額上鼓起青筋，雙手架在空中不住顫動。室內頓時異常靜寂，只聽得遠處傳來單調的蟬聲。李老師望望這個又望望那個，眨着眼睛彷彿自己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他等了半天沒有誰開口，便現出賠罪的笑容走到李師母前面指着自己的鼻子說道：「你以為我真是一個傻瓜嗎？他們敢來騙我嗎？休想！他們那些流氓地痞只能欺負鄉下老百姓，敢來欺負我們教書先生嗎？他們敢不講信用，不顧名譽，我就送他們到官裏去。我這教書辛苦得來的八百塊錢，就這麼好容易落水了？我們雖則是外省人，沒有錢，沒有勢，諒他們也不敢。老實說吧，我只要抓住周保長，穀子就不怕落水。上午下午我都是爲了這個才出去的，我比你還着急呢。」

「他們賴是當然不敢賴的，」李師母反來寬慰他：「真要賴，叫他們吃官司去。」

「說到吃官司，你們婦道人家却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彷彿李老師故意持異議似的。

「我當然可以依法起訴，只是第一這筆數目不大，旁人覺得你犯不着，就算打贏了，只怕剛好充作訴訟費用；第二點呢，我是何等人，他們是何等人，鬧出去大家就要批評你爲什麼和他們打交道，不知內情的人還要以爲我和他們勾結是想囤積糧食發國難財呢。所以目前我只好用軟

工夫，萬不可用硬勁。我想人性何至壞到如此，周保長一向見我的面都是十恭九敬，憑什麼他要叫我上個大當。斷無此理，太太，你只管放心就是。包管不出三天，兩擔焦乾的，咬在嘴裏崩呀崩響的穀子送上你的大門。」

『但願如此。本來米快完了，手頭又沒有錢買。』

不久，外邊傳來鐘聲，表示解除警報。李老師益發心平氣和，取出象棋盤來，和大兒子下棋消遣了。

第三天，李老師從早晨等到傍晚，不見周保長來。他整天都躺在那張破籐榻上，左手執一卷上海掃葉山房精印的古文辭類纂，右手執一把蒲扇，瀟灑閒靜，一派斯文，可是心上却像有針在刺，有火在燒，不嘗片刻安甯。半年前他到南門外十里橋園去玩時，無意間認識了當地的周保長。一月以前他鑒於物價漲得太快，忽然想到積穀防饑的古訓，決定將三年來節省下的錢去預買兩担穀子，因為不知從何下手，便去拜託周保長。當下周保長便非常熱心的給他找到一個賣穀子的人，他急於成交，馬上交給周保長八百塊錢去換了一張寫明陰歷六月底交貨的期票來。他後來打聽穀子市價只三百五十元一担，徒然懊悔不迭。他現在要研究周保長那個人是否可靠。他覺得周保長所說的話很是可信，因為周保長曾經在他前面痛罵過一般當保甲長的貪污枉法，諒他自己便是個急公好義的人；然而他的匿不見面，說是在茶館裏而又還找不着，似乎難免啓人疑竇。李老師却不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免得打消人家從善的勇氣；他爲他提出

藉口：他既身為保長，當然有些公事，難怪不能如期而至。然而萬一周保長存心欺騙呢！李老師想到這裏，不覺把書一丟，忿然而起。他竟敢欺負讀書人，豈有此理！因此李老師在晚飯之後，便又進街去了。

夜晚的街道幾乎比白天更熱鬧。沿街舖着門板或是簾子，大大小小都坐在門口乘涼。有些門口掛着紅紙門燈，小蟲成羣圍着飛舞。李老師始終不知道周保長住在城裏什麼地方，他嘗經問過，而周保長只說在某幾家茶館裏準找得着他。李老師便像那天上年一樣，流輪到那幾家茶館裏去找，可是毫無蹤跡。走到這家茶館，說是剛才還在這裏；走到那家茶館，說是白天到晚上沒有來。李老師在街上徘徊着，心想敵機怎樣不來夜襲，但是仰望天空，月色朦朧，他嘆了一口氣。將近夜深人靜，他才廢然而返。

翌日他又到處找了一個上午，依然毫無蹤跡。他想到他的家裏去，又怕他不在家或是匿不見面，反而白走二十里路。當晚他檢出從前留下的幾份某中央機關的信封信紙，寫了五封同樣的信，分別交在五家茶館裏。信上措辭非常強硬，限周保長在三日之內強迫賣主交出穀子，否則決定依法起訴，不再寬恕。李老師為防最後一着起見，特地去借了一部現行六法全書，以作訴訟的參考。他現在倒很後悔，當初在大學裏爲什麼不進法科而進文科。

第三天上午，當李老師正在翻閱六法全書時，一個矮胖個子，身穿青布褲褂，約莫三十歲的鄉下人走進來，開口就說明天請李老師去『風穀子』。李老師認識這人就是賣穀子的劉裕

生，雖則喜出望外，却故意擺出架子來，責備幾句。劉裕生臉上始終堆着笑容，恭恭敬敬說是實在因爲初次跟李老師交易，萬不敢把濕穀子來叫買主吃虧，而那穀子直到今天才晒得焦乾。李老師覺得既然如此，再無責罵必要，便將六法全書推在一邊，站起來跟劉裕生約定明天午後來離城十五里的劉裕生佃戶那裏去『風穀子』。李老師又覺得自己未免將人家的善意當作了惡意，不配做個生意場中人，稍有一點漸愧之感，所以故意取出紙煙來招待，臨別時還送到門口。

當天李老師雇好了挑夫，而且聽了李師母的勸告，當晚特別早睡，以便次日有充分的精力在烈日下來回走三十里路。次晨李老師剛吃完早餐，劉裕生却又來了，劈頭就說：『李老師，有句話我先要跟你說清白，今年我的穀子不好，濕穀多而且又有泥巴。你要呀，就是這種穀子；你不要呀，鬆兩天，我額外去買穀子來給你。我們話先說清白，免得臨時討氣。』

『什麼？』李老師一時氣得目瞪口呆。

劉裕生不做聲，反叉着手，仰望着天。

『豈有此理，你是個騙子！』李老師敲了一下桌子，雙手不住顫動。『我今天偏要上好的乾穀子，期限過了將近半月，今天我非要不可。』

『李老師，你不要動氣，聽我說。你要上好的乾穀子，鬆幾天才有。』劉裕生沒要沒緊的說。

李老師罵他『胡說。』李師母忙將第五個孩子交給李老太婆，上前來指手劃腳幫丈夫跟劉裕生理論。李老師皺着眉頭咬着嘴唇，在想對策。第五個小孩伏在老祖母懷裏哭，另外四個孩子圍着母親，而最大的一個男孩還不時用小眼睛鼓着劉裕生。

李老師並沒有想出對策，倒是劉裕生提供了解決方案。『如果李老師不答應鬆幾天的話，那我只得割錢了。』說着，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大捲鈔票來。

『割錢？』李老師望着那捲鈔票，覺得未始不是解決辦法。但爲維持自己的立場起見，他故意說：『我買的是兩担穀子！』

『就算八百五十塊吧，我就明吃了二百五十元的虧。你想，我當時賣給你只六百塊。』

『呀！六百？』李老師又是驚得目瞪口呆。

『你付了好多錢給周保長？』劉裕生倒並不十分吃驚的問。

『六百五十，』李老師望着李師母要插嘴，連忙搶着說，並向她搖手。接着他又用顫聲說：『八百五十我不割，至少要一千。』

『我們找中人去。』劉裕生將那捲鈔票藏在袋裏。

『周保長在那裏？』李老師問。

『他在茶館裏等到起。』劉裕生說着往外走。

李老師披上舊綢褂子，跟着出去。李師母追上去附耳說些話，他很不耐煩的答道：『我又

不是傻瓜！」

周保長坐在一家李老師從來沒有找到過的一家小茶館裏，光腳板踩在長凳上正和一些就相貌看就知道是不老實的人在大談。一見李老師，立刻拉他上坐，笑道：「硬是對不住李老師，這一嚮忙了，沒得空來拜訪你。」接着他又板起臉對劉裕生說：「怎個的？穀子交齊了沒有？穀子硬是要乾的，咬在嘴裏崩呀崩嚮的。不得和些泥巴，癩穀硬是要風得乾乾淨淨才要得。李老師是教育界有名望的人，中央方面有很多朋友。你不要害得我也丟了臉，穀子硬是要焦乾的，上好的。……」不等周保長說完，旁邊的一些茶客都幫起腔來，個個嘴上都說着公道話。

劉裕生故意哭喪着臉，說出這段經過。周保長眨眼搖頭，等着李老師開口。李老師一進茶館，首先覺到身上一件舊綢褂子極不合式，而且看到所有茶客甚至街上行人都在注視着他，簡直再沒有爭論的勇氣，只希望不管拿了多少錢馬上回到自己家裏那張破藤榻上去，所以當周保長拍兩下桌子判定劉裕生出割價九百元時，他就非常心滿意足了。他這時心上只暗暗念着李師母追出來時所說的那一句話：「非要等到錢交清了，不要先拿出那張期票來。」

劉裕生身上一共只有六百塊錢，他說馬上想辦法去，不消兩個鐘點一定就可以把其餘三百元送到李老師家裏去。李老師先是一楞，不肯收錢，但是周保長又出來担保，旁坐茶客都向他說情，同時他又發現茶館門口圍着的一大堆人中有兩個是他中學裏的學生，便先將六百元收下，好在那張賣主中人都曾簽名蓋章的期票並未交出，他不怕。

可是不用說是兩個鐘點，就是兩個禮拜之後，劉裕生並沒有將那三百元送到他門上來。過下三天，他又發出六份最後通牒，甚至連那家小茶館也送到了，說是如果三天之內周保長不想法叫劉裕生來結賬，那張期票他就要出賣了，然後叫新買主去同他們討兩担穀子，很奇怪的這回的通牒却沒有發生效力。其後他嘗在街上無意間碰到周保長一次，不等他開口，周保長先問道：「劉裕生那龜兒跟李老師算清沒有？」剛才我還罵了他一頓，他說跟到就來算清。沒有？這個龜兒，這個雜種，硬不是好東西，成天只曉得賭錢。我幫你去找他來，他在張召雲家裏，你等到起，我幫你找他來。」他一邊說，一邊飛也似的跑了。李老師朋知道不上他，便呆在那裏等候，過了好久，連周保長的影子也不見了。

李師母最初還不時間起那三百元的事，後來也就一字不提了。米價逐漸飛漲，那六百元只買到五斗米。李老師躺在破籐榻上有時細想這次交易的經過，覺得錯處全在自己。第一他不該癡心妄想去做生意。第二既已安定爲了全家人口不得不冒險一下的話，他不該過於相信別人，更不該心腸太軟，爲顧面子而任人愚弄。這是一個生存競爭異常劇烈的時代，他要活下去就得肉搏。他很忿怒，從破籐榻上跳起身來，捲起長褂袖子，露出削瘦而無血色的手臂，緊握着瘦骨嶙嶙的拳頭向空揮擊。他要使點壞心眼兒，不讓惡人得到好報。那班渾蛋，敢侮辱斯文！他知道那般人怕官，可是他不認識縣長。他知道那般人怕兵，可是他不認識軍人。中學裏的同事雖有幾個是當地士紳，但是他怕被嘲笑而不願告訴他們。他在本地人中間只認識一個挑水

的丁老三，便決定利用他作工具。每次丁老三挑水進來時，李老師總注視他。他讚美丁老三有粗大的臂膀，可以打人；他讚美丁老三有狡滑的眼睛，決不吃虧。這樣的人不怕當衙和人扭結，不怕上小茶館拍桌子；必要時，這樣的人還可以帶着女人和小孩到別人家裏去打滾或是上吊投河。同時，李老師又覺得丁老三對他還很忠實，兩年來挑水的賬從來不嘗虛報一文，也不嘗將井水充作河水。李老師知道李師母對那三百元業已絕望，所以不跟她談起，私下去和丁老三交涉。他將期票交給丁老三，說明按照市價兩担穀子現值一千二百元，除了已付六百元外，他只要照舊得到三百元，其餘三百元就歸丁老三，萬一劉裕生不認，逕去挑兩担穀子就是。丁老三將期票往腰包裏一塞，笑道：「李老師你是下江人，怪不得不曉得本地方的情形。那兩個龜兒我都認得，硬不是好東西。周保長專做空頭保人，豆腐肩膀不担斤兩。劉裕生是賭棍，輸急了錢才打這種冤枉主意，根本沒得一粒穀子，全是假的。二回李老師要買穀子或是別的啥子家私，我來替你經手，硬是不得錯。」

李老師聽了如夢初醒，覺得非設法懲罰這班流氓一下不可。但當丁老三走後，他忽又覺得不安起來，萬一丁老三硬要，劉裕生硬賴，兩人動起刀子來出了人命，豈不連自己都脫不了干係？他馬上出去找丁老三，可是當天沒有找着。

次日清早劉裕生帶了三百元來贖期票，李老師說是已經賣給別人，劉裕生搖頭冷笑，要他再上周保長那裏講理去。李老師責問他爲什麼早不守信，他不理會，昂然去到那張破藤榻上坐

下，雙手叉着腰，表示不拿到期票不出去。李老師正無從擺佈時，丁老三却進來向劉裕生硬要兩担穀子，劉裕生不理，丁老三立刻伸出粗大的臂膀來。李老師心慌，想上前解勸；李師母莫名其妙，呆望着李老師；李老太婆連忙拉着四個孩子走開，但是第三四兩個孩子却已嚇得哭了。

『你是啥東西，老子穀子不會買給你！』忽然劉裕生跳起來，惡狠狠的罵丁老三說。

『紅票在我這裏，你這龜兒今天不交出兩担穀子來，老子就打得你直的進來橫的出去。』丁老三舉起小鐵錘似的拳頭向劉裕生做着勢子。

李師母見狀大驚，連喊救命，李老太婆念着阿彌陀佛，全身哆嗦；五個孩子一齊哭叫。李老師連忙上前，舉起不住顫動的瘦削的手臂推開他們，一邊氣喘喘的說：『算了，算了，該我倒楣。你們不要在這裏打出人命來。丁老三，那三百塊錢我分一半給你就是了，你把紅票給他。』『一百五十塊錢？哼！我不要你的，我要他一千二百錢！』丁老三又舉起他的小鐵錘。

『那個吃了我的紅票，就是烏龜孫子！』劉裕生虎起眼睛，連掃李老師丁老三兩人。

『罷了，罷了，我三百塊錢全給你，丁老三，把紅票拿出來。算是我倒楣，見你們的鬼！』李老師聲嘶力竭的說。

這場紛爭就此解決，劉裕生將那三百元交給丁老三，丁老三將那期票交給劉裕生。而李老

師呢，非但分文未得，反而累得氣喘如牛。他目送他們走出去，聽得他們低聲談話之中還夾着笑聲，才又恍然大悟：「原來他們都是一夥的！」

一月以後，這城裏的中學早已開學上課了。在一間寬敞的教員休息室裏，許多滿手盡是粉筆灰的老師們正在大發牢騷，有的說教書硬不如做小生意；有的說即使不做生意，只要有錢預先囤積一點日常必需品例如穀子呀，菜油呀，煤炭呀之類，也就不無小補。可是在屋角裏却有一位四十多歲，頭已禿頂，面色沮喪，身穿舊綢褂子的老師，始終不發一言，只從桌上如山堆積的學生課卷中抽出一本，提起紅筆細加批改，那就是李老師！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84428渝熟)

奇 女 行 一 册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著 者 陳 瘦 行

重慶白象街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廠

各 地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